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7n1301

佛果擊節錄

宋　重顯拈古　克勤擊節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01 -A 重刻圓悟禪師擊節錄題辭
  - No. 1301 -B
  - 佛果擊節目錄
  - 第一則德山示眾
  - 第二則雪峯普請
  - 第三則百丈拂子
  - 第四則崇壽指凳
  - 第五則永嘉遶錫
  - 第六則仰山指雪
  - 第七則香嚴垂語
  - 第八則魯祖喫飯
  - 第九則雪峰古澗
  - 第十則西堂爛却
  - 第十一則欽山竪拳
  - 第十二則睦州苕帚
  - 第十三則棗樹漢國
  - 第十四則趙州偷筍
  - 第十五則保壽開堂
  - 第十六則無業妄想
  - 第十七則德山作麼
  - 第十八則保福簽瓜
  - 第十九則南泉示眾
  - 第二十則馬祖圖相
  - 第二十一則興化罰錢
  - 第二十二則長慶淘金
  - 第二十三則大梅無意
  - 第二十四則臨濟蒿枝
  - 第二十五則師祖珠藏
  - 第二十六則鏡清問僧
  - 第二十七則雲門法身
  - 第二十八則三聖金鱗
  - 第二十九則伏牛馳書

- 第三十則玄沙過患
- 第三十一則報慈問僧
- 第三十二則船子絲綸
- 第三十三則投子一言
- 第三十四則祖師六塵
- 第三十五則本生拄杖
- 第三十六則安國伊蘭
- 第三十七則玄沙見虎
- 第三十八則洞山三頓
- 第三十九則大慈示眾
- 第四十則黃蘗閉門
- 第四十一則鏡清方便
- 第四十二則香林衲衣
- 第四十三則本仁示眾
- 第四十四則國師三喚
- 第四十五則投子抑逼
- 第四十六則雲門示眾
- 第四十七則智門草鞋
- 第四十八則雪峰五棒
- 第四十九則徑山一點
- 第五十則睦州擔板
- 第五十一則巴陵示眾
- 第五十二則則川摘茶
- 第五十三則雲門裂破
- 第五十四則睦州鉢囊
- 第五十五則雪峰三下
- 第五十六則南泉出世
- 第五十七則欽山恁麼
- 第五十八則玄沙問僧
- 第五十九則長慶羚羊
- 第六十則圓明示眾
- 第六十一則南院諸聖
- 第六十二則雪峰相見
- 第六十三則國師淨瓶
- 第六十四則茱萸看箭
- 第六十五則臨濟赴齋
- 第六十六則三角示眾
- 第六十七則巖頭跨門

    - 第六十八則太原顧視
    - 第六十九則雲門三病
    - 第七十則鼓山示眾
    - 第七十一則睦州毛端
    - 第七十二則仰山坐次
    - 第七十三則智門般若
    - 第七十四則烏臼參堂
    - 第七十五則雪峰天使
    - 第七十六則大隨普賢
    - 第七十七則雲門新羅
    - 第七十八則北禪資福
    - 第七十九則睦州示眾
    - 第八十則玄沙圓相
    - 第八十一則南泉賣身
    - 第八十二則茱萸一橛
    - 第八十三則夾山生死
    - 第八十四則保福羚羊
    - 第八十五則巴陵祖意
    - 第八十六則趙州答話
    - 第八十七則躭源辭師
    - 第八十八則溈仰田中
    - 第八十九則雪峰覆船
    - 第九十則保福扶犁
    - 第九十一則大梅鼯鼠
    - 第九十二則趙州般若
    - 第九十三則德山托鉢
    - 第九十四則雪峰古鏡
    - 第九十五則洞山衣鉢
    - 第九十六則投子三星
    - 第九十七則洛浦伏膺
    - 第九十八則香嚴仙陀
    - 第九十九則風穴離微
    - 第百則古德沙水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01-A 重刻圓悟禪師擊節錄題辭

圓悟禪師電機波辨，色絲妙絕，可謂文武火爐，鍛練學人矣。惜乎集錄者採摭微言而失之簡，加之三豕門五，覩者眼眩焉。頃予友淳公蒐獵竺典，企予祖躅，以彌縫於闕。蓋藻鏡當臺，妍媸可逃乎哉？晨星落落，秦無人也。冀邈乎霧海，早刮目于南針。

元文戊午秋九月穀旦常州沙門說驢年序

No. 1301-B

明覺禪師瀑泉集見存乎大藏中，大古希音和者鮮矣。圓悟禪師擊節乎其間，教人不覺手舞足蹈，可惜此土之舊刊，不啻失諸刀刁。魯魚提綱謬混著語，兩則合作一則，況乎舉類多，其所錄者踈也。是以讀者如箝，豈匪一大欠事哉？黑非佛果耳孫，謬涉字海，獵禪林而獲于其魚兔，蓋彼此交奏，稍識正音歟？且如類則事蹟，別出一卷，未慊于懷，綆短不搆，深泉曲遠，難盡其響，罪過彌天，一任諸方貶剝。關西黑太淳閣筆於東武吉祥之草廬云。

是錄撰次不吻合于拈古者，盖所聞紛紜，未經考訂，卒錄之故歟？今輒仍舊耳。

先賢未游刃乎此書，故勾棘難曉也。今有古德之頌者，掇標之上方。

未覩善本，蹉[跳-兆+(口/𠂆／大)]漏落，偕諸同袍，癡人說夢，不則遺臭，千載勿吝，驚策則幸。

佛果擊節目錄

卷上

德山示眾(一)
雪峯普請(二)
百丈拂子(三)
崇壽指凳(四)
永嘉遶錫(五)
仰山指雪(六)
香嚴垂語(七)
魯祖喫飯(八)
雪峰古澗(九)
西堂爛却(十)

欽山竪拳(十一)
睦州荅菷(十二)
棗樹漢國(十三)
趙州偷筍(十四)
保壽開堂(十五)
無業妄想(十六)
德山作麼(十七)
保福簽瓜(十八)
南泉示眾(十九)
馬祖圖相(二十)
興化罰錢(二一)
長慶淘金(二二)
大梅無意(二三)
臨濟蒿枝(二四)
師祖珠藏(二五)
鏡清問僧(二六)
雲門法身(二七)
三聖金鱗(二八)
伏牛馳書(二九)
玄沙過患(三十)
報慈問僧(三一)
船子絲綸(三二)
投子一言(三三)
祖師六塵(三四)
本生拄杖(三五)
安國伊蘭(三六)
玄沙見虎(三七)
卷下
洞山三頓(三八)
大慈示眾(三九)
黃蘗閉門(四十)
鏡清方便(四一)
香林衲衣(四二)
本仁示眾(四三)
國師三喚(四四)
投子抑逼(四五)
雲門示眾(四六)
智門草鞋(四七)

雪峰五棒(四八)
徑山一點(四九)
睦州檐板(五十)
巴陵示眾(五一)
則川摘茶(五二)
雲門裂破(五三)
睦州鉢囊(五四)
雪峰三下(五五)
南泉出世(五六)
欽山恁麼(五七)
玄沙問僧(五八)
長慶羚羊(五九)
圓明示眾(六十)
南院諸聖(六一)
雪峰相見(六二)
國師淨瓶(六三)
茱萸看箭(六四)
臨濟赴齋(六五)
三角示眾(六六)
巖頭跨門(六七)
太原顧視(六八)
雲門三病(六九)
鼓山示眾(七十)
睦州毛端(七一)
仰山坐次(七二)
智門般若(七三)
烏臼參堂(七四)
雪峰天使(七五)
大隨普賢(七六)
雲門新羅(七七)
北禪資福(七八)
睦州示眾(七九)
玄沙圓相(八十)
南泉賣身(八一)
茱萸一橛(八二)
夾山生死(八三)
保福羚羊(八四)
巴陵祖意(八五)

趙州答話(八六)
兢源辭師(八七)
溈仰田中(八八)
雪峰覆船(八九)
保福扶犁(九十)
大梅鼯鼠(九一)
趙州般若(九二)
德山托鉢(九三)
雪峰古鏡(九四)
洞山衣鉢(九五)
投子三星(九六)
洛浦伏膺(九七)
香嚴仙陀(九八)
風穴離微(九九)
古德沙水(一百)

目錄(畢)

No. 1301

佛果擊節錄卷上

雪竇明覺禪師拈古

佛果圜悟禪師擊節

第一則德山示眾

舉：德山示眾云：今夜不答話(言猶在耳)，問話者三十棒。(打云：喫棒了也。)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忘前失後漢)。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却較些子)山云：你是甚處人？(換却眼睛)僧云：新羅人。(却換德山眼睛)山云：未踏船舷，好打三十棒。(大小德山作這般去就)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漆桶夜生光)圓明拈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烏龜鑽破壁)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錯下名言)，要見德山亦未可。(還曾夢見德山麼？)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險)。諸人要識新羅僧麼？(莫是闍黎)只是撞著露柱的瞎漢。(自領出去)

師云：古人舉一機一境，皆明此事。且世尊未舉花已前，是箇什麼道理？後來所以買帽相頭，相席打令。如今只管記憶千端萬端，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多知多解，轉生煩惱。古人或拈古頌古一則因

緣，須是出得他古人意，方可拈掇。只如德山本是西蜀講金剛經座主，聞南方禪宗大興，他云：南方魔子如此盛。遂罷講散徒，擎將疏鈔，欲破禪宗。及至龍潭，言下大悟。後住德山，三日一回搜堂。凡見文字，即時燒却。十二時中，打風打雨。後來出巖頭雪峰，如龍似虎相似。到他打葛藤時，自有奇特處。一日示眾道：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妙。又道：捉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覺亦非覺。一日巖頭來參，纔展坐具，德山以拄杖挑向堦下。巖頭下堦收得，便去參堂。來日却上問訊，侍立次，山云：你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巖頭云：某甲不敢自謾。山云：你已後向老僧頭上屙去在。且道他見箇什麼，却不打他？豈不是有奇特處，方可如此。巖頭一日來參，脚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且道他父子見箇什麼，便如此奇特？五祖先師道：他既是開箇鋪席，為什麼却不答話？且道德山意在什麼處？這僧也好奇特，跳出眾來便禮拜，德山便打，一似鷹拏燕雀，似鶻捉鳩。只如法眼拈道：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可謂據款結案。圓明拈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也是看孔著楔。如今作麼生會這公案？若做兩橛會，且得沒交涉；便作龍頭蛇尾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且道二老宿為什麼却如此拈？諸人試著眼看。古人道：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如今作麼生見得德山去？所以拈古十箇，拈做十般，要須出他古人意，方喚作拈古。只如傅大士道：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要知佛去處，只這語聲是。看他玄沙拈道：大小傅大士，只認箇昭昭靈靈又靈，雲見桃花便悟。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他意在什麼處？雪竇一似古人，先拈他兩人語道：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且道甚麼處是裁長補短處？什麼處是捨重從輕處？此兩箇分明點檢德山。雪竇拈來，為甚麼却道要見德山亦未可？雪竇後面，也只要見德山，這些子也難。後來人便邪解道：法眼圓明，只是裁長補短，捨重從輕，只管作露布，有什麼交涉？雪竇拈道：德山似箇什麼？如閫外將軍相似，有威有權，為他有箇劒，當斷不斷時，也不招其亂。雪竇如此拈，也有錯會者不少。雪竇前面拈了，為什麼又拈道：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諸人且道，什麼處是這僧瞎處？人多情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什麼處人？當時便以坐具劈面摵。癡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畢竟什麼處是這僧瞎處？師便打。

第二則雪峯普請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勞而無功)，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力盡神疲)，僧方擬取，峯便踏倒(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這僧快(少賣弄)。生云：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鬧市裏要一箇半箇)。峯便休去(可惜放過)。雪竇拈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闍黎也須急着眼始得)。

師云：只這雪竇合喫多少？如今且放過一著。雪峯為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當時日日普請，運水搬柴，豈似如今兄弟端坐飽食，不知慚愧。不見雲門問僧：甚麼處來？僧云：負柴來。門云：閑口。且道他雲門意又作麼生？諸人試體究看。只如雪峯普請處踏倒這僧，歸舉似長生，長生是箇活潑潑地漢，便道：和尚也須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只這雪峯老漢也好當時便休去，到這裏作麼生湊泊？也須是三根椽下，五尺單前，靜坐究取始得。看雪竇老婆拈似與諸人，到這裏見得去，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纔拈起便眼卓朔地。雪竇拈掇他這因緣，人多邪解，別生知見義路，只管解將去，殊不知雪竇意元不如此。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踏，且莫錯會。

第三則百丈拂子

舉：百丈再參馬祖(不唧[喵-廾+(一/(匚*刂　*刂　*(巨-匚)))]漢)，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兩箇一場敗闕)，丈云：即此用？離此用？(情知泥裏洗土塊)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也要知你落處)丈取拂子竪起(蝦跳不出斗)，祖云：即此用？離此用？(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音)丈挂拂子於舊處(果然只在舊窠窟)，祖便喝(輪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雖然如是，若不酬價，爭辨真偽)。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也不免遭他點檢)，如今列其派者甚多(莫欺我兒孫)，究其源者極少(雪竇從來點胸)，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自是他把不住)？然刀刁相似，魚魯參差(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明眼漢正好瞞)。只如馬祖道：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人將財試，金將火試)百丈竪起拂子(機境未忘)，為復如蟲禦木(正是)？為復啐啄同時(夢見)？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雪竇還會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錯下名言，不是今日)。

師云：百丈和尚侍奉馬祖二十餘年，最得馬祖提誨。此一則因緣，叢林謂之再參馬祖話。人多舉得不同，然宗師家只拈他著力處。古時尊宿纔見僧來，便舉起拂子問佛法，或問祖意、西來意，多舉起拂子。所謂如獅子教兒迷蹤訣，纔方跳擲又翻身了也。須會他宗師家手脚，始得如此奇絕。看他師資相見，如印印空，更無瑕玷；如印印泥，誰辨得他字義？到這裏，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

知；如印印水，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只如溈山問仰山：馬祖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自餘皆是唱道之師。看他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且道此一喝意作麼生？不見適來道：輪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古人那裏肯獨自用來？且打葛藤引相似。一二。不見丹霞訪龐居士，問靈照云：居士在否？靈照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攜籃便行。僧又問靈雲：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又問雪峯：佛未出世時如何？峯豎起拂子。出世後如何？峯拋下拂子。僧禮拜，峯便打。到這裏，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後來黃檗纔見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甚麼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云：巍巍堂堂，來為何事？檗云：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一日黃檗謂百丈云：暫別左右，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了也。檗云：未審馬祖在日，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但如此參，到至玄至妙處，隨分舉一毫，便蓋天蓋地，便能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天下人總不奈你何。古人道：三日耳聾由自可，三聖瞎驢愁殺人。且道作麼生會他恁麼道？汾陽道：悟去便休，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聰云：若不是三日耳聾，爭承當得這一喝。汾陽後來道：我當時恁麼道，猶較石門半月程。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雪竇拈汾陽石門，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似則似，爭奈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豎起拂子，為復是如蟲禦木？為復是啐啄同時？殊不知雪竇一口吞盡，亦乃盡神通妙用，拈出似與人。既拈出他，且畢竟如何出他一隻眼？你等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這語句沉却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

第四則崇壽指凳

舉，崇壽指凳子(只是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十方世界外，更有世界在。)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減得一半。)雪竇拈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師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且道古人為甚麼至理之言却不舉，却指凳子？諸人且道有什麼奇特處？雲門道：天地懸殊。懷和尚却道：楠榆木做秀。圓通道：四脚著地，和崇壽一坑埋却。山僧這裏不要凳子，只要田地上淨潔。所以雪竇拈云：澤廣藏山，理能伏

豹。雪竇道如此，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話，是褒是貶？凡是一拈一提，若是有工夫，自然蓋天蓋地。

第五則永嘉遶錫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魚行水濁)。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方之家，善收善放)，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便不屈人)？雪竇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龍頭蛇尾(賊過後張弓)。又再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鳥飛毛落)。代六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也是無風起浪)。

永嘉大師本是講維摩經座主，因講維摩經自悟，說得話驚人。因六祖會中策禪師游三吳，預座隨喜，見他講得不同尋常座主見解，因講散，遂詰其心地，所發之言，並同諸祖。策曰：仁者悟心師是誰耶？受誰印可？覺曰：我聽方等維摩經論，並無師承，於維摩經悟佛心宗，無人證據。策曰：仁者威音王已前則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覺曰：願仁者為我印證。策曰：我乃言輕，有第六祖師在曹溪，四方雲集，並是受法之人。覺率策同至曹溪印可。永嘉既至曹溪，見六祖坐次，持錫遶繩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六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來，生大我慢？永嘉也好便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本要拋箇鉤釣永嘉，却倒被永嘉釣將去，兩家只管打葛藤，一對一問，千古萬古，悉皆如此。末後六祖道：如是如是。永嘉便行。祖云：少留一宿。故號為一宿覺，名玄覺，號真覺。雪竇拈古，有大手脚，更不引問答，直引他初見六祖語。雪竇拈弄永嘉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且得沒交涉。雪竇教永嘉下喝，免見後人指注，且道明什麼邊事？這一喝似箇什麼？似置一寶珠向面前，若是有錢人，便買將去，當時屬你也。宗師家拈古，有出羣處，却再舉六祖道：等遶繩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好向他道：未到曹溪，已與你三十棒了也。雪竇前頭與永嘉出一隻眼，這裏與六祖出一隻眼，且道雪竇意作麼生？

第六則仰山指雪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瞎)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不奈船何，打破舀斗)雪竇拈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將錯就錯)

師云：仰山侍奉溈山，前後二十餘年，乃去行化。一日歸省侍溈山，山問：子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試說看。仰山云：有箇驗處。但見諸方僧來，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這箇？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山歎曰：此是宗門中牙爪。仰山有如此為人手段，所以一日指雪獅子問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且得沒交涉。既不明一色邊事，又明箇什麼？所以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巴陵鑒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鑒云：銀椀裏盛雪。雪竇拈拄杖示眾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還搆得也無？所以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只是轉物。不見一色猶為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峯若是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不堪。以拄杖一時打散。雪竇悟到這般田地，方可為人。老僧道：瞎。諸人作麼生會？雲門應時應節，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竇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第七則香嚴垂語

舉：香嚴垂語云：(作什麼？)如人上樹，(還覺滿口含霜麼？)口銜樹枝，(撲落也。)手不攀枝，(便有恁麼人。)脚不踏枝。(奇怪！)樹下有人問西來意，(阿誰？)不對則違他所問，(莫道！)若對又喪身失命。(伏惟尚享！)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香嚴又撲落了也。)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香嚴呵呵大笑。(也是落他綣繢了也。)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旁出一枝！)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險！)

諸方老漢，得箇見處，直是千般萬計，提起為人，更不囊藏被蓋。立箇喻，令人易曉，却倒成難曉。何故？為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悲淺，却較些子。只如香嚴垂語道：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這箇香嚴老婆心切。只這問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是頂門上具眼的，終不向對與不對處作解會。未舉已前，先知落處。後學之流，須是透過這關捩子，始可出得身，吐得氣。若透不過，坐在這裏，名為死漢，有什麼用處？你看得底人，迥別便知他落處。香嚴纔垂此語，便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你道香嚴笑箇什麼？若知落處，說什麼上與不上？若不知落處，也須退步看始得。若是作者，當機便見。若擬議之間，覿面蹉過。或不落二邊，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意去？到這裏，若是具通方底手脚，說甚麼樹上樹下，對與不對？如

今山僧在這裏，是上樹是未上樹？是對是不對？雪竇拈香嚴與虎頭相見處，却教人致一問來，還有麼？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末後又道：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這些子，如馬前相撲，眨眼便輸。雪竇於節角譊訛處拈出，令人見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漢，纔聞人舉，便知全機大用，善能拈提。看雪竇老漢，也不妨奇特。

第八則魯祖喫飯

舉：僧問魯祖：(這面壁漢鈍滯殺人)如何是不言言？(道什麼)祖云：你口在什麼處？(險)僧云：某甲無口。(撞着)祖云：將什麼喫飯？(第二杓惡水來也)僧無語。(可惜許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雪竇拈云：好劈脊便棒。(也是遲了也)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雪竇却須替這僧喫棒始得)

師云：魯祖參馬大師，住池州魯祖山，凡見僧來，便面壁直下省要，只是難搆。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人道，向佛未出世時承當，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來去。一日，南泉到來，撫師背一下，師云：誰？泉云：普願。師云：如何？泉云：也是尋常。祖云：得恁麼多口。僧問：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相身。僧云：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又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祖云：春來草自青。僧云：如何是不著力處？祖云：山崩石頭落，平川燒火行。魯祖如此為人，諸公作麼生會？試參詳看。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這僧致箇問端，魯祖便如此答，這僧如此進一轉語，不妨奇特。爭奈魯祖是作家爐韛，有大手段底也出他不得。後來雪竇傍不肯，便云：好劈脊便打。大眾！好去這裏代這僧一轉語，免見雪竇恁麼道。若是具眼腦漢，終不向言語裏作活計。

第九則雪峰古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戴得將來。)峯云：瞪目不見底。(老婆心切。)僧云：飲者如何？(正是降尊就[(白-日+田)/廾]。)峯云：不從口入。(從什麼處入？)僧舉似趙州，(也須是這僧始得。)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須是這老漢始得。)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放過即不可。)州云：苦。(不妨難為咬嚼。)僧云：飲者如何？(更不再活。)州云：死。(灼然。)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也是什麼心行？)雪竇拈云：眾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多少人作者語話。)如斯話會，深屈古人。(灼然。)

雪竇即不然，(看雪竇有甚麼長處？)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分作兩邊。)就下平高，難為作者。(雪竇也出趙州，絡繢不得。)

師云：雪竇拈來，也是好心，也是不好心。何故？一手擡，一手搦。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人只管用作不答話會，作恁麼去，就驢年夢見汾陽，謂之借事明己。古澗寒泉時如何？瞪目不見底，此明他脚跟下事。雪峯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依前用他問處答道：瞪目不見底。為他問道：脚跟下事。似古澗寒泉相似，這老漢不妨親切。古人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見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且道是同是別？如今人只隨語生解，殊不知趙州與雪峯相見，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雪峯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已是與他相見，且道這裏意是如何？須是打破面前漆桶，始可入作。後人不善來風，走向趙州語下作活計，到這裏若是通方漢，必知此二尊宿落處。雪峯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此一句語，如金如玉，難酬其價。雪峯雖答者僧話，終不去語句裏作繫驢橛。後人多少錯會，妄去中間穿鑿。殊不知本宗猷此事，若只在言句上，便不深屈古人，所謂玉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在火爐邊。雪竇道：眾中總道雪峯答他話，便成就下平高，難為作者。又是錯會喫雪竇毒藥了也。此意與法眼話作兩橛一般，只為他一手擡一手搦。只如趙州勘婆子，且道是勘破不勘破？且道雪峯是答他話不答他話？真如喆拈趙州勘婆子話道：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功高汗馬。只如雪竇道：如斯話會，深屈古人。且道是屈是不屈？懷和尚道：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讚歎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麼？若點檢得出，相如不誑於秦王，雪竇分明拈了也。而今人却不去見趙州雪峯，却走去咬雪竇語句，去語脈上走。不知他雪竇一手擡一手搦，且道阿誰是斬釘截鐵本分宗師？阿誰是就下平高難為作者？到這老直饒辨得去，也只是語脈上走。

第十則西堂爛却

舉：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低頭作應聲。)西堂云：怕爛却那。(也是草裏漢。)又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也不得放過。)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也善東瞥西瞥。)雪竇拈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且道作麼生是本分草料？)

師云：不墮心機意想，如何得平穩去？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即似偷人物了，更云：我去彼中，偷得甚物來？乃

在這裏，賊贓已露。這僧致箇問端，一似如此，却將去問西堂和尚云：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那。古人太煞慈悲，有時孤峯頂上垂手，有時荒草裏橫身。他道怕爛却那奇特，不妨親切。這僧却更去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這僧分明去問，是有問有答了，更說什麼如何若何，惹得長慶恁麼道，又且得不辜負他來問處。雪竇拈云：何不與本分草料，也是騎賊馬赶賊。

第十一則欽山竪拳

舉：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頭，又開云：開即為掌，五指參差。(打入葛藤窩窟去也。)復握拳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也是靈龜曳尾。)還有商量也無？(合取狗口。)一僧出眾，竪起拳頭。(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山云：你只是箇無開合漢。(也好與三十棒。)雪竇拈云：雪竇即不然。(也隨後打入葛藤去也。)乃竪拳云：握則為拳，有高有下。(捩轉鼻孔。)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爭知轉却了也。)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總不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已在鬼窟裏作活計了也。)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是闍黎見解。)我也知你鬼窟裏作活計。(打云：自領出也。)

師云：看他古人如此老婆心切，千方百計舉揚顯示箇一段大事，令人易見。中間也有用作示眾、用作借事明物，也有悟去者。雪竇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乃竪起拳頭云：握則為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為此事如是故、故如此，且道是如何？古人同條生則是一，為什麼却如此不同？諸人無事試翻覆參詳，看是什麼道理？若是箇漢，一覷便知；其或擬議，便隔千山萬水了沒交涉也。

第十二則睦州荅菩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有恁麼茆廣漢)州云：昨日有人問，赶出院了也。(已是第二頭)僧云：和尚怕某甲不實。(怕死禪和如麻如粟)州云：拄杖不在荅菩柄，聊與三十。(拳頭也得便打)雪竇拈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旁觀者哂)

師云：且道這僧過在甚麼處？豈不見石頭問讓和尚：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頭云：寧可永劫沉輪，不求諸聖解脫。又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趁向水牯牛裏隊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山云：全賴子

力。這僧不是尋常底禪和，却云：怕某甲不實。是則是，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睦州道：拄杖不在苕菷柄，聊與三十。且道是壓良為賤？莫是倚勢欺人？切忌錯會，好削去是非得失情解計較，令淨躶躶赤洒洒，自然正見現前，得大自在。古人道：合恁麼時，早是錯了也。雪竇傍相一拶甚好，拈即許你拈，會即不許你會。何故？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往往真箇道睦州只有受璧之心，正落在雪竇綣繢窠窟裏。戰國時秦強趙弱，而趙有連城之璧，秦王聞之，許以十五城易之，趙乃遣藺相如送璧至秦，秦王但受其璧，竟無割城之意，相如乃以計奪還於趙也。諸人且道什麼處是睦州只有受璧之心處？且甚處是無割城之意處？也須各人著些精彩始得。

第十三則棗樹漢國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常程)僧云：漢國。(也是)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頭角生也)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觸着便作屎臭氣)問著別人則禍生。(似則似，只恐龍頭蛇尾)樹云：作什麼？(也要問過)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已是禍門)樹云：闍黎受戒來多少時？(可惜許拖泥帶水)僧云：二十夏。(忘前失後)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郎當葛藤愁殺人)雪竇拈云：這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旁不甘)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便打云：也有風浪，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棗樹和尚，五代時在湖南界上，劉王名儼，居廣南，僭為漢國，這僧從彼中來。古人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全以此事為念，不似今人只管打閧過日，遇人問著，殊不辨端倪，面赫赤地，無言可對，蓋謂無蘊藉底工夫也。宗師家見僧，便問便勘，看他是箇漢，別機宜，辨賓主，一問便知落處。這僧棗樹見來，似有衲僧氣息，便問：近離甚麼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也。棗樹是作家，宗師也不忙，却道：作箇甚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這僧擔一擔禪來，棗樹當時若便打，免見雪竇點檢也好。老婆心切，却問：闍黎受戒來多少時？這懵懂漢却云：二十夏。棗樹云：大好！不見有人捉他空處便打，是則是，犯手傷鋒了也。雲門勘僧，極是手親眼辨，一日問僧：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門云：你將什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為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門云：一任[跳-兆+孛]跳。又北禪問僧：近離什處？僧云：資福。北禪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公案。禪云：為什麼在我手裏？僧云：一任和尚收取。禪便休去。看他古人句中辨別，臨時折

倒，始為勘僧。只如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也。樹云：作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云：闍黎受戒來多少時？僧云：二十夏。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所以雪竇拈云：這僧棒雖喫了，要且去不再來。雖然打了，這僧却不瞥地，當時莫傷鋒犯手，他若省去，無你撼動處。古人有三度喫六十棒者，且道他意作麼生？雪竇云：這僧恁麼喚，也喚不迴頭來。且道他意作麼生？棗樹令雖行，且道作麼生是無風起浪處？具眼衲僧試去辯別看。

第十四則趙州偷筍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撞着諝頭漢。)婆云：偷趙州笋去。(據虎頭也不為分外。又云：也是本分捋虎鬚。)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險)婆便掌，(好打)州便休。(莫道趙州休去，也有陷虎之機。)雪竇拈云：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勘處。(扶強不扶弱，黨理不黨親。)師云：這婆子本為尼，因會昌沙汰，更不復作尼，只是參得好。這箇公案，諸人無事也好著眼參詳看。而今眾中有一般禪和家，須待長老入室小參，方可做些子工夫。不然，終日業識茫茫，游州獵縣，趁溫暖處去，却也趁口快說禪，殊不知當面蹉過多少好事了也。不見巖頭示眾道：若是得底人，只守閑閑地。如水上按葫蘆相似，觸著便轉，按著便動。趙州古佛便是恁麼人，這老漢幸自無事，却為他時時有生機處，便要垂手問這婆子。婆子既知是趙州，且道覿面為什麼却道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子便掌。也是這老漢惹得婆子與他手脚，他便休去。且道趙州是箇什麼道理？五祖先師拈云：趙州休去，不知眾中作麼生商量？老僧也要露箇消息，貴要眾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斷牙關。可謂婆子去國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但凡拈古，須似這般手段，見透古人意，方可拈掇他；若不如此，便泥裏洗土塊。雪竇為他作得這般工夫，見得透前後，便云：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勘處。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當時作得箇甚麼道理勘得這婆子去？諸人照顧，切忌著掌。

第十五則保壽開堂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萬人眾前不得不恁麼)，壽便打(據令而行)。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亦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臨濟猶在)。壽便歸方丈(兩箇弄泥團漢)。雪竇拈云：保壽三聖雖

發明臨濟正法眼藏(那裏得這箇消息來)，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討什麼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便打)，直饒保壽全大機用，也較三千里(你已在萬里崖州)。

第二代保壽參。前保壽令參：父母未生已前，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如此數年，不能省悟。一日別保壽行脚去，壽云：汝且住，當有證入。令作街坊，忽於鬧市中見二人相爭，一人勸云：你輩得如此無面目。壽於言下大悟。後前保壽遷化，祝三聖云：且令作山主，住十年始得開堂。後三聖作請主，令開堂。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且道他古人意在什麼處？三聖云：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此處又作麼生？禪和家也須子細，試去體究看。莫是保壽不會，便歸方丈麼？是何道理？看他悟底人，爪牙迥自不同。後來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壽云：青天也須喫棒。臨濟遷化，三聖作院生，濟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藏眼？濟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三聖便喝，濟云：誰知我正法眼藏，到這瞎驢邊滅却。後僧舉此語請益風穴，穴云：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復云：只如三聖一喝，又作麼生？穴云：可謂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游人。臨濟一宗，風穴親承，不同小小。後來南禪師道：百丈耳聾猶自可，三聖瞎驢愁殺人。看他從上宗風，豈是規模聞聽得來？須是桶底子脫相似，大用現前，始有如此作略。雪竇自蜀出峽，先見北塔，一住十年，已有深證。離北塔到大龍會中，作知客亦多時。大龍一日上堂，師出問：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師云：這老漢瓦解冰消。龍云：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眾，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師便出，龍云：老僧因什麼瓦解冰消？師云：轉見敗闕。龍作色云：叵耐叵耐。師休去。雪竇後行脚到南嶽，舉似雅和尚，雅云：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須行脚。後大龍小師在浙中相見，謂曰：何不與先師燒香？雪竇云：昔僧問先師：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我誦此因緣，報他恩了也。後到洞山聰和尚處，又參大愚芝，芝嗣汾陽昭，雲峰悅承嗣芝。悅與雪竇游從最久，久參臨濟正法眼藏宗旨。雪竇最得芝和尚提誨，所以雪竇會臨濟宗風。雲峯悅知雪竇不嗣芝，一日與游山，特去勘他，問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雪竇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云：夢也未夢見在。雪竇云：你不肯即休。雪竇知臨濟下宗風，所以如此拈。因這緣道：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推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大用，也較三千里。敢問諸人，只如保壽打這僧，是全機不是全機？只如雪竇

道：這僧當時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當時若便掀倒禪牀，被保壽劈脊便棒時，又作麼生？到這裏，須是頂門具眼，方可見得。他若未能如此，也須退步體究，看是箇什麼道理。

第十六則無業妄想

舉：僧問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可瞼新鮮。)國師云：莫妄想。(蒼天！蒼天！)雪竇拈云：塞却鼻孔。(知他死來多少時也。)僧又問：如何是佛？(第二重公案。)國師云：即心是佛。(滿口含霜。)雪竇拈云：拄却舌頭。(啞那！)

無業國師，商州上洛人。母聞空中曰：寄居得否？覺乃有娠，生而有光滿室。出家後，講經律并涅槃、般若等論。及見馬祖，祖器之，乃問：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於是問曰：三乘等學，某粗知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曉。祖云：即今未曉底心即是佛，更無別佛。又問：如何是祖師密傳底心印？祖云：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大德！師回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頓悟，乃禮拜。祖云：跺跟阿師，禮拜作什麼？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處？後來答話，只云：莫妄想。如此者二十年。一日，院主云：和尚休得也未？他即云：院主。主應之。他云：這回休得也未？直至死，亦只云：休得也未？若道禪，真箇有一句教人端的參。如問佛問祖，只一般答，何故一百箇答做一百般？只這無業老漢也大漏逗。雪竇下一句語，極有作略：如何是佛？他云：莫妄想。雪竇云：塞却鼻孔。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雪竇云：拄却舌頭。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第十七則德山作麼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何不與本分草料)山云：作麼作麼？(賺殺一船人)僧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已是落他繘縋了也)山便休去。(此機最毒)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且道他意作麼生)僧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前箭猶輕後箭深)雪竇拈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錯下名言)德山既以己方人，這僧還同受屈。(一狀領過)以拄杖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看雪竇有什麼伎倆)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或有箇掀倒禪牀又作麼生)大眾擬議，雪竇一時打趁。(打云：你替大眾喫。)

師云：德山尋常打風打雨，為什却不打這僧？且道這僧如何？可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你道這老漢肯做這般去就麼？

這僧却道：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這裏合打。且道為什麼德山不打便休去？是以殺人不用刀，這箇全無傷鋒犯手處。若是活漢，方可見得；若不是頂門具眼底，直下卒難摸索。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這僧孟八郎却道：這老漢方始瞥地。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雪竇是作家鉗鎚。大凡拈古，須平將秤稱斗量了，然後批判。他雖恁麼拈，不許人恁麼會。雪竇拈道：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只如德山前頭也休去，後頭也休去，未審作麼生是精金百煉？德山真是惡手脚，見這僧不是受鉗鎚底人，所以休去。雪竇云：德山既以己方人，這僧還同受屈。德山如戴角大虫，何故却以己方人？且道此意作麼生？若是具眼者，必不可言句上走。雪竇以拄杖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他為什麼却拈放一邊？却道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大眾擬議，一時打趁，到這裏合作麼生商量？看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第十八則保福簽瓜

舉：保福簽瓜次，(幸自無事)太原孚上座到來，(築着磕着)福云：道得與你瓜喫。(無風起浪作什麼)孚云：把將來。(平地上陷人)福度一片瓜與孚，(豈是好心)孚接得便去。(遞相鈍滯)雪竇拈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瞥爾承當，已沒交涉)誰是好手？試請辨看。(打云：你辨不出，還我瓜來。)

太原孚上座，本是講經僧，後因一禪客激之，遂悟心要，便云：我從今已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頭扭捏也。因游徑山，佛殿前立，僧問：曾游五臺麼？孚云：曾游。僧云：還見文殊麼？孚云：見。僧云：向什麼處見？孚云：向徑山佛殿前見。雪峯聞此語，喜云：作家禪客怎生得入嶺來？後到雪峯，峯領眾接至，上堂，孚一覷雪峯，便下座。孚參堂去後，老宿拈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一覷，直得高豎降旗。後來在雪峯會中作知客，與玄沙輩箭鋒相拄，如大虫插翅相似。只如他一覷雪峯，自有箇道理。這簽瓜話，只是無縫罅，只是疑人。保福云：道得與你瓜喫。孚云：把將來。若是識端倪底人，見他一似兩陣相交，彼此互相好手，各無傷損；不見底人，未免胡亂指注，喚作禪道。不然，喚作無事一時去，念言念語生情解，轉打不著。離却此令，又作麼生？古人道：透關一句，直下孤危，只露目前些子。教你見得，便識將去；不識，甎莫疑著。這箇是向上人行履，所以道：同道者方知。此公案，雪竇拈得天然好，雖是死蛇，解弄也活。如今還有弄得活底麼？若搆得了，便許獨步寰中，七穿八穴；若也未會，一任把定死蛇頭。

第十九則南泉示眾

舉：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刺孔籠裏出頭來。)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泉便打。(不放過也是本分。)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今日打着一箇。)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殺人不用刀。)雪竇拈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也須恁麼始得。)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未免令行一半，若要盡令而行，諸公一時喫棒始得。)

南泉、趙州一出一入，互相唱和，緇素則有得失，著著無出身處，但去意不到處，正好急著眼看是什麼道理。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這老漢有撥轉路頭處，更具通方底眼，便出眾問：如何是物外道，惹得這老漢？僧打却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南泉把不定，隨後却向伊道：龍蛇易辨，衲子難謾。且道他意作麼生？須是通方衲子，方可見得二老漢落處。南泉一日上堂，趙州便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趙州便下堂。州云：這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堂中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語，只是上座不會。州便打。首座云：這棒合是堂頭和尚喫。看他父子一機一境，如兩鏡相照相似，而今人將妄想意識去測度，爭得知他落處？如雪竇拈道：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當時即且置，只如今作麼生？良久，云：放過一著。

第二十則馬祖圖相

舉：僧來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從上爪牙)僧便入。(却是箇靈利衲子)師便打。(也不得放過)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逆水之波經幾回)師靠却拄杖休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可惜許有頭無尾)雪竇拈云：二俱不了。(許他雪竇具眼)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打云：只為靠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竇許多葛藤。)

馬祖大師見僧來參，便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且道此意如何？這僧却是箇作家，便入。祖便打，他却難容，便道：和尚打某甲不得。這老漢知他是本色衲僧，便恁麼休去，招得雪竇點檢道：二俱不了。只如此便下座，却較些子。末後更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只如雪竇恁麼道，已是靈龜曳尾。

第二十一則興化罰錢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禍事)你不久為唱道之師。(莫教壞人家男女)賓云：不入這保社。(好彩這漢皮下有血)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不免惹絆)賓云：沒交涉。(以劒便揮)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饌飡。(據令而行，不為分外)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飡。即便赶出院。(也不為分外)雪竇拈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旁觀者不肯)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打云：棒既喫了，作麼生索？)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刺孔籠裏相撲)

大凡臨濟下兒孫，須明此一段大事始得。這公案須是透得淨盡方見，纔若擬議，礙塞殺人。只如興化問克賓維那道：你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飡。這漢訝郎當地，也與他出錢。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赶出。這漢訝郎當地，也與他出院。若要扶竪臨濟正法眼藏，也須是明取這一則公案，始較些子。人多下喝下拍生情解，我恁麼說話，也是漏泄天機了也。到這裏作麼生會？也須是他父子相投，言氣符合，方始見得他。克賓維那為他不與常人一般，纔作情解，便落在世諦流布。只為透不得，墮在塵緣中，不識向上人行履處。要須是蹈著向上關捩子，自然到他古人自在安樂處。所以道：你若行時我便坐，你若坐時我便行。你若作賓我須作主，你若作主我須作賓。所以互相建立，若作情解，卒摸索不著。亦似臨濟遷化，謂三聖道：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聖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或有人問，你作麼生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看他如此，那裏有情解得失來？只如興化向克賓維那道：你是會來不入？不會不入？克賓道：沒交涉。且道他意作麼生？後人情解道：當初但下一喝，或云以坐具便撼，自然不著出院，只管議論將去，有什麼交涉？後來住院開堂，承嗣興化，蓋謂他踏著向上關捩子，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那裏似如今人，在情想中分得分失來？不見興化一日有同參來，纔相見，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又喝，化拈拄杖，僧又喝，化便打，云：看這漢猶強作主宰在。直打出法堂侍者。至晚却問：適來這僧有甚言句觸忤和尚？化云：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我將手去他面前探兩币，他却不知。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興化一日示眾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時有旻德長老出眾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便禮拜歸眾。興化云：旻德今夜却較興化二十棒。何故？為他旻德會這一喝。且不是喝到這裏，看他宗風作略手

段，須是他屋裏人方可會得。會得了，也只易得他藥頭空，些子透。見雪竇道克賓維那要承嗣興化，只這一句，便見得雪竇會得忒好。若不徹骨徹髓，深入虜庭，焉能知得這些子難處？雪竇拈得，情也盡，見也除，雪竇但知，只拈話便了。克賓知他得幾年，為什麼雪竇却道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却以拄杖一時赶散大眾？且道他畢竟作麼生？(險)

第二十二則長慶淘金

舉：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無手人得。)慶云：有伎倆者得。(已是第二頭。)僧云：學人還得也無？(孟八郎作麼？)慶云：大遠在。(不妨減人光彩。)雪竇拈代云：這僧當時便喝。(賊過後張弓。)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減師半德。)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方堪傳受。)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一坑埋却便打。)長慶稜道者，平生參請，直是將死生著在額頭上，坐破七箇蒲團，豈似今日如存若忘？初參靈雲，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靈雲道：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後舉似雪峯，峯云：汝豈不是蘇州人？慶云：某甲豈不知是蘇州人？雪峯舉似玄沙，沙云：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伊下來，某向他說。慶到玄沙處，舉前話，沙云：你是稜道者，作麼生不會？稜云：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沙云：只是稜道者，不用外覓。稜云：和尚作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沙云：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稜云：實不會，乞和尚說破。沙云：我豈不是向你說也？稜云：某甲特地來，乞和尚為說，莫與麼相弄。沙云：你聞鼓聲也無？稜云：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沙云：若聞鼓聲，只是你。稜云：不會。沙云：且喫粥去。便上來。稜喫粥，粥了便上，云：乞和尚說破。沙云：不是喫粥了也。稜云：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且辭歸去。沙云：你來時從那裏路來？稜云：大目路來。沙云：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後於雪峯，一日捲簾大悟，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後來示眾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大凡參請，須要抵死謾生，用做一件事，頓在面前。忽然似長慶恁麼桶底，脫去也不妨快活，須是捨長久工夫，始得相應。一日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掛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看他得底人，自然用處七縱八橫。這僧致箇問頭，也有氣息，却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眾中謂之借事問，慶云：有伎倆者得。雪竇便出一隻眼道：有伎倆者不得。這瞌睡漢更道：某甲還得也無？雪竇道：蒼天！蒼天！且道他意落在甚處？三日後看。

第二十三則大梅無意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可瞰新鮮)梅云：西來無意。(賺殺一船人)僧舉似鹽官，官云：一箇棺木，兩箇死漢。(是賊識賊)玄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也是火裏人)雪竇云：三箇也得。(如麻似粟，成羣作隊)

師云：雖然如是，雪竇也是普州人送賊。舉：僧問：人人有箇觀音，如何是和尚觀音？(云云)。古鏡話亦然。西來無意，有底云：無見無聞。又云：一切皆無。若作恁麼見解，一時壞了。你既道無，又用參請作什麼？殊不知，古人一期問答，應病與藥，截斷葛藤，後人只管狂狗逐塊。鹽官恁麼道，且不是無意，通方作者共相證明，玄沙、雪竇不言而喻。

第二十四則臨濟蒿枝

舉：臨濟示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貧兒思舊債。)如今更思一頓棒喫，誰為下手？(打云：已喫了也。)僧出眾云：某甲下手。(莫茆廣。)濟拈棒與，(棒頭有眼。)僧擬接，濟便打。(果然何故？忠人無信。)雪竇拈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不得不恁麼。不恁麼時如何？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師云：臨濟在黃蘗會裏三年，行業純一。首座歎曰：雖是後生，與眾有異。首座問：上座在此多少時(云云)？黃蘗曰：不得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云云)。大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一日普請鋤地，濟見黃蘗拄钁而立，蘗曰：這漢困那(云云)？蘗打維那，濟連钁曰：諸方火葬我這裏，一時活埋到這裏。且道與六十棒相見時如何？還知他本分作家麼？臨濟從此一喝起來。如今向劒刃上求人，今人却換作移喚他，有什麼氣息？臨濟溈山處見仰山云：我欲向北去建立黃蘗宗旨。仰山云：若到彼中，有二人輔佐你，只是有頭無尾。濟到河北住一小院，普化、克符先在彼中，濟謂二人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且須成褫我。二人珍重，便下去。次日，普化上堂，問云：和尚前日說什麼？濟便打。又一日，克符上來問：和尚打普化作什麼？濟亦打。至晚，小參，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出眾，便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如何是人境俱奪？濟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居寶殿，野老謳歌。符禮拜，濟便打。臨濟宗風從來捋虎鬚，致使後代兒孫爪牙卓朔地。他一日示

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棒喫，誰為下手？須得箇茆廣漢大膽出來。擬議之間，濟便打。雪竇拈來，眼親便見，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第二十五則師祖珠藏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放下着)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打葛藤作什麼)雪竇云：草裏漢。(有些子)祖云：不往來者。(兩重公案)泉云：亦是藏。(有什麼共語處)雪竇云：雪上加霜。(灼然)祖云：如何是珠？(打云：是什麼)雪竇云：險。(着了也)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且道具什麼眼，直得賓主互換？想閻黎作這般手脚不得。)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說什麼龍頭蛇尾，更好與三十棒。何故？為他只恁麼，不能不恁麼。)

師云：獲珠吟。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又有者道：南泉老婆心切。古人到這無心境界，恁麼道也得，不恁麼道也得，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草裏漢雪上加霜。雪竇這兩橛，且不得隨語生解會。師祖問：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祖應諾，泉云：出去。祖便悟。雪竇云：險。若要親切，須著箇眼看，主賓互換，臨機獨用，同得同證，有轉變出身處始得。舉：清八路問羅山：仰山插鍬叉手，意旨如何？山云：清尚座。你還曾夢見仰山麼？

第二十六則鏡清問僧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明珠不合彈雀兒。)僧便出去。(似則似，是則不是。)清云：邯鄲學唐步。(一手擡，一手搦。)雪竇拈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麼學唐步？(扶強不扶弱。)若辨得出，與你喫茶。(且喜沒交涉。)

師云：邯鄲乃是趙國，其人善行，宋人往學之不成，唐捐其功(云云)。故云：邯鄲學步，匍匐而歸(云云)。雪竇錯會莊子意(云云)，不免將錯就錯。南禪師頌云：相逢相問知來歷(云云)。雪竇大意，只拈他二人相見處。

第二十七則雲門法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天下衲僧疑着。)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慣得其便。)僧云：請和尚鑑(看。)

門云：鑑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第二陣施旗槍來也。)僧云：恁麼，恁麼。(分疎不下。)門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喫飯麼？(忒瞰無佛法身心。若是我當時只向他道：草賊大敗便走。)僧無語。(這漢飽喫了飯，却作這般去就。)雪竇拈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山僧適來也道了也。)過在什麼處？(打云：只是喫飯漢。)

師云：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仰山推枕子話(云云)。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又舉：陳操尚書問衲僧本分事(云云)，請和尚鑑。這僧不妨奇特，爭奈雲門是作家，向虎口裏橫身，恁麼恁麼，更僻在閑處，便見者草賊大敗。雪竇恁麼拈人道什麼？

第二十八則三聖金鱗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擔枷過狀，自己也不知。)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鈍滯殺人。)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一任[跳-兆+孛]跳。)峯云：老僧住持事繁。(時人盡道雪峯有陷虎之機，要且不然。)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為什麼如此？)直是罕遇作家。(便打你也未是作家。)

師云：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若是擔板漢，決定向食處作活計。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且道是曾出網來？不曾出網來？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云云)。此語也毒，雪竇猶自道未在，好與三十棒。其意要顯本分草料，向雪峯頭上行。諸人若要轉變自在處麼？不然，辜負雪峯。雪竇便打，是有過？是無過？你若辨得出，拄杖子屬你。

第二十九則伏牛馳書

舉：伏牛為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當時便喝，免見葛藤。)牛云：即心即佛。(蒼天！蒼天！)國師云：是什麼話？(灼然不放過。)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好便與一喝。)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漏逗不少。)國師云：猶較些子。(也只是隨邪逐惡。)雪竇代云：當時便喝。(已是第二重公案。)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也好。)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更是葛藤。)雪竇云：是什麼語話？(不是雪竇也不知落處。)也好與一拶。(拶即不無，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麼處？)見之不取，千載難忘。(打云：着。)

師云：伏牛是馬祖下八十四人之一數，與丹霞為方外知音，通儒書講教。國師垂問伏牛：只合便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為什

麼先道即心是佛？可謂作家禪客，不辱宗風。雪竇代云：伏牛等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便下一喝。諸人若辨得這一喝，下面一落索，一時辨得，國師道猶較些子。雪竇代云：便喝。不可道國師不是，雪竇更要向上行，前頭即心是佛，後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伏牛却問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俱是心。雪竇代伏牛出氣，不妨是作家鉗鎚，番覆看，方見雪竇有工夫得其妙處。諸人若向雪竇，也好與一拶處參得徹，許汝有回互轉變處。

第三十則玄沙過患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道不見什麼法？(和尚自屎不覺臭)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第二頭承當)玄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則未在。(招他恁麼道)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只這雪竇也無出身處)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只恐你承當不下)

師云：鏡清住越州鏡湖三十年，舉一宿覺鄉人話，玄沙問得漏逗(云云)，鏡清答得郎當。何故如此？只為伊識破來處，如排兩陣，彼此相向，只對些子機鋒。舉涅槃經中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過於嗔者，六根本中唯嗔最毒。玄沙云：不見什麼法？問得言中有響，莫是不見(云云)？答處早轉變了也。鏡清道：莫是二字大有淆訛？爭奈鏡清皮下有血，玄沙眼裏有筋，二俱好手，兩不相饒。此皆從上來命脈，浙江將為鍛煉語。

第三十一則報慈問僧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什處？(也要驗過。)僧云：臥龍。(實頭人難得。)慈云：在彼多少時？(好與一拶。)僧云：經冬過夏。(也好箇坦蕩漢。)慈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也好驗過。)僧云：獅子窟中無異獸。(兩頭三面。)慈云：汝試作獅子吼看。(拈一放一。)僧云：若作獅子吼，即無和尚也。(雖然落草，却有主宰。)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彼此鈍滯。)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遞相鈍滯，有什麼用處？)據令，則彼此俱險。(一時喪身失命。)還點撿得麼？(打云：險。)

師云：此箇公案，賓主相見，如排刀鎗大陣，却用特石，畢竟却不失血脈。獅子窟中無異獸，料掉沒交涉，却有活處。云：念汝新到，且放汝三十棒。死中得活，從頭都放過。何故？合用處却不用，不用處又却活潑潑地。雪竇拈平展則兩不相傷，龍門無宿客已是平展，且道甚麼處是險處？

第三十二則船子絲綸

舉：船子頌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有麼？有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勞而無功。)雪竇云：這老漢勞而無功。(已在言前。)或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正中這漢毒藥。)又作麼生免此過？(用免作什麼？)良久，云：莫道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終是有心。)

師云：船子和尚三頌，唯此一頌最為深妙。舉洛浦龍潭答木平話，舉夾山見船子話：一波纔動萬波隨。山僧道：有麼？有麼？畢竟作麼生？夜靜水寒魚不食(云云)。合頭語本是船子語，後來雲門愛舉，雪竇用作雲門語。既是船子語，為什麼却有合頭話？雪竇見他語墮在這裏，所以與他開一線道活路。

第三十三則投子一言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掛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莫謗人好。)僧云：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見機而作。)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和尚慣用此機。)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子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賊過後張弓。)雪竇云：也不得放過。(作麼生？)纔轉便與擒住，喝云：是誰不甘？(咄！)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你也跳不出了也。)

師云：巨榮禪客，諸方常有問答話收放作家，爭奈投子是奇人，鈎頭有餌，喫著則喪身失命，可謂得逸羣之用。釣得來、鎚得破，有般底呼得來、遣不去，畢竟干戈作亂。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蓋無知見。這僧也是淆訛，却不禮拜，遶禪牀而出。若是別人，無奈他何。投子也不忙，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這僧有無轉變作用(云云)。投子末後一句，蓋是從上來人行履，這箇唯趙州會得投子意。若是諸人當時被投子擒住，合下什麼語？

第三十四則祖師六塵

舉：祖師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眼見耳聞有什麼過？)雪竇云：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這老漢又要第二杓惡水在。)過既無，應合辨主。(第三頭藏身露影。)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作家宗師終不藏身露影。)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弄精魂漢有什麼限？)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打云：已落第八頭。)

師云：信心銘(云云)。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雲門云：一切處不是三昧，有聲香味觸，體在一邊。聲香味觸在一邊，見解偏枯。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洞山云：塵中不染丈夫兒。雲門云：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一切但喚作一切。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六塵，只得不唧[口*留]。二乘等人，如焦穀芽，不復再生。又本仁道：色不是色，聲不是聲，六塵皆然。畢竟如何？還同正覺。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云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過既無，拄杖頭上須辨箇主賓，不可儱儱侗侗。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見悟本語；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是臨濟語。雪竇道：此二人俱未有主在。

第三十五則本生拄杖

舉：本生以拄杖示眾云：(也是一場狼藉。)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尖上更加尖。)且道：老僧為人在什麼處？(當時若與本分草料。)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是即是，太簾纖。)生云：也是闍黎不分外。(未是好心。)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似恁麼衲僧，一箇半箇則得，千箇萬箇無處覓。)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也不放過。)僧無語。(灼然龍頭蛇尾。)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據款結案。)雪竇云：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也有些子。)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為人在什麼處？(若不是作家，爭解恁麼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那裏得這消息來？)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打云：也須喫三十棒始得。)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拗折拄杖子，作麼生為人？)雪竇復拈起拄杖子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口如楊擔，眼如木[木*突]，且道：拄杖子在什麼處？瞎漢！)

師云：諸人且道：拄杖子為人在什麼處？且道：拈起是？不拈起是？若是頂門上有眼底漢，朕兆未萌前薦去即得；若向正令已行後作主宰，卒摸索不著。僧云：不敢妄生節目，也是箇圓陀陀底漢。節目上更加節目，且道：是罰？是賞？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當時合下得箇什麼語，免得本生恁麼道？看他賓主相酬，兩口劒相似。雪竇道：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別人只拈到這裏，雪竇有餘才。拈起則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本生會瞻前顧後，不失血脈。本生公案，雪竇拈得也好。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第三十六則安國伊蘭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逢強即弱)；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遇賤即貴)。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乃竪起拂子，云：且道喚作拂子，不喚作拂子？)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不可喚作拳頭，喚作什麼弄泥團漢？)國云：只為喚作拳頭。(也是兩箇無孔鐵鎚。)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三箇也得。師云：雖然如是，盡是義學沙門。)

師云：安國承嗣雪峯，此是忠國師塔銘。語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舉：正人說邪法，邪法即為正；邪人說正法，正法即為邪。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逢強即弱；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遇賤即貴。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是時會中也有恁麼人，此箇下語不失宗旨。雪竇依樣畫猫兒三箇，一時恁麼，教山僧作麼生？

第三十七則玄沙見虎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囚)，龍云：前面是虎。(好箇消息)沙云：是汝。(漏逗不少)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是虎。(山僧也恁麼，天下人恁麼，用祖師作什麼？)

師云：天龍與玄沙入山，見此機緣，有什麼省處？舉：雪峯下有孚上座見虎，云：某甲甚怕怖。峯云：是你屋裏事，怕作什麼？要明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坐斷天下人舌頭，識取這箇時節。不見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莫道物為己，南閻浮提有四種重障，若人透過，不落陰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虎不是虎、物不是物，若乃情盡，無不皆是，更無是物，皆同一體作用。雲門道：盡乾坤大地，無一纖毫(云云)。若向這裏見得玄沙，便乃見玄、見妙，見佛、見祖，見顛、見狂，山是山、水是水，虎是虎、物是物，各歸本位，各著平實處，也為人不得。須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不恁麼却恁麼，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是有坐斷？是無坐斷？也未在。且道：畢竟作麼生？參。

佛果圜悟禪師擊節上

佛果擊節錄卷下

雪竇明覺禪師拈古

佛果圜悟禪師擊節

第三十八則洞山三頓

舉：洞山初和尚到雲門，門問：近離什麼處？(常程途)山云：查渡。(實頭人難得)門云：夏在什麼處？(第二頭箭鋒也須着眼)山云：湖南報慈。(可瞻不瞞人)門云：幾時離彼中？(三重公案)山云：去年八月。(只為脚不踏實地)門云：放汝三頓棒。(天下衲僧只知有恁麼事，殊不知有不恁麼事)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果然摸[打-丁+索]不着)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去。(可惜許)山於此大悟。(還曾夢見也未？)雪竇拈云：雲門氣宇如王，(不妨孤危峭峻)拶著便氷消瓦解。(草裏輥)當時若據令而行，(令人常憶龐居士)子孫也未到斷絕。(你也替他喫棒)

師云：大溈真如和尚，愛教人看這因緣，拈人情解。雲門道：近離什處？山云：查渡。此放一頓棒。又云：夏在什處？山云：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彼中來？山云：去年八月。此是放一頓棒。只管情解道，分明是三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一般道：洞山實頭，所以放他三頓棒。又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若論如何若何，更是狂見。一時不恁麼，畢竟作麼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雪竇要打他道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商量，正好打雲門。雖然養子，方知父慈拈他情解便會，只為雲門語好，便發得悟處。有本收削去商量二字，只云：江西湖南便恁麼去。一悟後便道：我已後向十字街頭卓箇庵，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知識，與他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令教洒洒落落，箇箇做無事道人去。一如臨濟當時去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且道這箇是如何？古人一言一句，轉凡成聖，點鐵成金，所謂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後來僧問：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見，那裏有許多般千聖萬聖，挨拶教人見。到這裏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未屙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向未痾時，一覷便見。廓天一路相似，靈利漢疑著處，一點便會。雪竇拈云：雲門一似覇王相似。因什麼拶著便冰消瓦解？雪竇嫌雲門老婆心如此，當時真箇好打。到這裏拈則許你拈，會則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了也。當時劈脊便打，赶出去已放過了

也。教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著村，後也不著店，天下人不奈何。或若奈何時，如何鼻孔撩天？

第三十九則大慈示眾

舉大慈示眾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自病教阿誰識)。時有僧出(須是放過)，大慈便歸方丈(且道這僧患什麼病)。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是辨箇得失(果然)。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膏肓之病決不可醫)；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這一服藥醫得什麼病)；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不可只守他途轍去)。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打云如麻似粟)。

師云：杭州大慈乃馬祖下尊宿，蒲坂人，頂骨聳高，其聲如鐘。一日示眾云：大慈不解答話，只是識病。且道這僧病在什麼處？法眼道：眾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臥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圖箇什麼？大慈後來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聞云：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是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不見趙州小參示眾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試出來看。時有僧出禮拜，州云：適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擊子。又資福云：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況過江來？只如大慈如此示眾，便有僧出，大慈見不堪與語，便歸方丈。古人下鉤釣鯤鯨，豈與你撈蝦摝蜆來？你若是箇漢，纔上來却與你辨明。且道大慈意畢竟作麼生？諸人試去子細參詳看時作麼生？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是辨箇得失。雪竇既如此拈，且道什麼處是辨得失處？雪竇自云：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此意又作麼生？這箇與古人齊肩並駕，往往更加出古人，方可敢拈公案。自家既參不透，向什麼處見古人？向什麼處下手拈掇？雪竇拈得好，且到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問諸人，且道作麼生是諸方長處？諸公拈一條拄杖，到處行脚，他時或被人推向曲彔木床上坐，或有人出來，且作周向識病。大唐天子只三人，這一句乃周朴詩，雪竇穿作一串，拈大慈，拈諸方，只這雪竇也有些子點胸。且道什麼處是他長處？如是不肯天下人，這箇老漢有衲僧拄杖子，又有金剛眼睛，也有七事隨身。若是不得底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得底人，如虎

插翅戴角相似，自然不受人羅籠。周朴贈大溈詩云：禪是大溈詩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

第四十則黃蘗閉門

舉：趙州州黃蘗(兩箇老賊)，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孟嘗門下)，州云：救火！救火！(果然不謬為朱履客)蘗便出擒住云：道！道！(兩重公案)州云：賊過後張弓。(遭這漢手脚)雪竇拈云：直是好笑！(旁人有眼)笑須三十年。(為什麼如此)忽有人問雪竇：笑箇什麼？(更問作什麼)笑賊過後張弓。(打云：也未放過。)

師云：趙州到黃蘗，蘗便閉却方丈門，一似電光石火相似。若是懵懂禪和，見人纔閉却門，却必無奈何。看他趙州與黃蘗，二俱作家，神通游戲，妙用自在。趙州却云：救火！救火！這老賊！黃蘗當時便打兩掌，他也不奈何。什麼處是賊過後張弓處？惹得雪竇道：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雪竇笑不是好心，笑中有刀。

第四十一則鏡清方便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放下著)清云：是什麼源？(拶)僧云：其源。(著)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却將惡水驀頭澆)雪竇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作麼生是活水裏底)侍者問清：適來是成褫伊？清云：無。(鐵彈子好箇消息)者云：是不成褫伊？清云：無。(金剛圈子也好消息)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終是打葛藤)雪竇云：猶較些子。(同坑無異土)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有什麼威光)要與這僧相見。(還識這僧麼)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打云：如今須喫。)

師云：鏡清一十七歲行脚參見雪峰，峰問：什麼處人？清云：溫州人。峰云：却與一宿覺同鄉人。清云：且道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峰笑，乃器之。只如這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且道鏡清是有指示無指示？還會他道：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麼？不可也教山僧和泥合水去也。一日，有僧請益次，清揖坐，僧云：禮拜了。後有少事，僧禮拜了，清問云：有甚麼事？僧云：不落四威儀，請師道。清云：更禮三拜。僧至明日上問：某甲過在什麼處？清云：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片雲生晚谷，迷却幾人源？雪竇云：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雪竇尋常末後愛品弄，所以道：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諸人無事也試去參詳，看落著處如何？

第四十二則香林衲衣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闍黎還曾行脚麼？)林云：臘月火燒山。(千重百匝，滴水滴凍。)雪竇拈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相隨來也。)翹松鶴冷。(左眼半斤。)踏雪人寒。(右眼八兩。)達磨不會。(猶較些子。)大難！大難！(有什麼難？)

師云：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道：臘月火燒山。雲門道：臘月二十五，看看臘月盡。香林子承父業，何故如此？只為他家有本分事在。若是靈利漢，向舉處便會，多少直截？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焰。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與不及。若是箇本色衲僧，那裏取別人口頭辨來？古人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拔釘楔。雪竇具眼便道：臘月燒山，萬種千般。雪竇向藕絲孔裏包含大千沙界，故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翹松鶴冷，踏雪人寒。恐人便向言句裏作活計，轉生情解，末後蓋覆將來，却云：達磨不會，大難大難。諸人還會麼？且參三十年，悟去也不定。

第四十三則本仁示眾

舉：本仁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也打葛藤不少)，何故？且聲不是聲(猶較些子)、色不是色(兩重公案)。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只恐跳不出)仁云：喚作色得麼？(果然)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又恁麼去也)僧禮拜(果然)。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裡辨得，許汝有箇入處(什處得這一落索來)。雪竇拈云：本仁也甚奇怪(見什麼)，要且貪觀天上月(也是亂指注)。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從這裏入)？

師云：本仁，高安人，嗣洞山价。大溈秀拈云：本仁只知橫千，不知竪萬。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他問聲前句後，覓箇安身處，自然別有生涯。雪竇意如此。大凡垂示，不須這諝訛處，方釣得他這僧出來。爭奈本仁是作家宗師，能據虎頭收虎尾，直得壁立千仞。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雖然如是，也須照顧始得。

第四十四則國師三喚

舉：國師三喚侍者(也是熱發)，雪竇著語云：點即不到。(著)侍者三應(也是草裏出頭來)，雪竇著語云：到即不點。(過)將為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這老漢作恁麼去就)雪竇著語云：瞞雪竇不得。

(也被瞞了也)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老老大大，面皮厚三寸)會得也是無端。(因什麼隨他脚跟轉)雪竇云：元來不會。(咄)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承當得也未)粉骨碎身未報得。(辜恩負德作什麼)雪竇云：無端，無端。(自領出頭)

第四十五則投子抑逼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指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亂叫喚)雪竇云：跺跟漢。(也是鬼窟裏作活計)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眾盲。(以己方人)雪竇云：端的瞎。(兩箇也得)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爛泥裏有刺)雪竇云：停囚長智。(捉賊)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老賊)雪竇便喝。(放過即不可)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也要諸方點撿。(放你不得)乃成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輥芥投針)無事相將草裏行。(也是無端)負汝負吾人莫問，(天下人跳不出)任從天下競頭爭。(阿喇喇鬧聒聒)

師云：諸人各各自有箇國師，各各自有箇侍者，無事請辨看。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瞞我不得。玄覺徵云：什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你欠會在。又云：於此見得便見。玄沙、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悟在。而今作麼生會？

第四十六則雲門示眾

舉：雲門示眾：老胡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白浪滔天)，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討什麼屎臭氣)。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也是賊過張弓)，貴圖天下太平(干戈競起)。雪竇拈云：便與掀倒禪床(也是第二機)。

師云：雲門大師但發一言半句，驚天動地，雪竇是他家屋裏兒孫，知有恁麼事，諸公合作箇什麼伎倆，見得雪竇去？

第四十七則智門草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却問著箇乾屎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一等是拖泥帶水。)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元來有向上向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摩醯首羅。)雪竇拈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子不談父德。)

師云：雪竇拈古，著著有出身之路，縱橫自在，不向死水裏浸，却是他有這般手段，不顧危亡，便恁麼拈弄。何故？為是他識得智門根源，所以恁麼拈出，教人不要作情解。今之參學兄弟，只管去記持言句，有什麼交涉？你不看這僧問處、智門答處如何？切須子細著些子工夫，參來參去，決定見得。

第四十八則雪峰五棒

舉：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是則是，不惜眉毛太瞰。)僧云：某甲有什麼過？(這漢皮下還有血麼？)峰又打五棒。(前箭雖輕後箭深。)雪竇拈云：雪竇不曾與人打葛藤。(猶在)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定龍蛇、別緇素，不無雪竇拄杖子，還將得來也未？)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打云：果然。)

師云：你諸人還會麼？因什麼不打四棒、不打六棒？僧後參巖頭，頭打五掌，且道與五棒是同是別？一等是放行，不妨奇特用得好。如人善射，箭箭中的，前五棒日照天臨，萬象不能逃影；後五棒雲騰致雨，這僧覓過，雪峰又打，且道是雲是雨？雪竇要與人抽釘拔楔，大溈秀云：這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雪峰輕恕，猶自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惑亂後學，可謂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第四十九則徑山一點

舉：馬大師令智藏持書上徑山(書中不知有什消息)，山接書開，見一圓相(道什麼)，於中下一點(也把不住)。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是精識精，是賊識賊)。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拄杖子未折在，盡大地人總須喫棒)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也是將南作北)。亦有道：但與劃破(轉見勿交涉)。若與麼，只是不識羞(一切人笑你)。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也是後無老宿)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看他雪竇敗闕)。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亂了也(只如雪竇恁麼分踈，還免得惑也未)。

師云：釣鼇時下一棬圈。保福云：什麼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為？大溈喆云：還識馬師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又有云：畫圓相本無事，不合下一點。不然作禪會，喚作大圓鏡。智人人盡是，狂見不識羞。十四祖龍樹尊者於法座上隱身現圓相，提婆云：此是

我師現圓相義。昔日國師有一百二十種圓相傳與耽源，源後與仰山，山燒却，源云：般若多羅讖云：小小沙彌有大機。為仰宗以境智，只這圓相又過，如舉拂子竪指，行棒行喝。雪竇恁麼拈，可見古人意。

第五十則睦州擔板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兩箇瞎漢。)州云：擔板漢。(汝與他同參。)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莫謗睦州好。)何故？這僧喚既回首，因什却成擔板漢？(正是擔板。)

師云：且道睦州落在什麼處？這僧落在什麼處？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州彈指一聲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有新到僧來方禮拜，州叱之：闍黎因何偷我常住果子？僧云：學人纔到，和尚因何却道偷常住果子？州云：贓物現在。且道作麼生是這僧擔板處？直是難參，雪竇分明與你拈了也。

第五十一則巴陵示眾

舉：巴陵示眾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干戈競起)既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著？(眉毛眼睫上)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者老賊寐語作麼？)雪竇道：風動幡動。(也是干戈)既是風幡，向什麼處著？(已在言前)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這老賊亦寐語)

師云：這箇是拈古格則。師復舉盧能初見五祖事，後到四會縣被獵人擒去，守網四箇月。又引二上座議風幡話，印宗問云：忽然大悟。雪峰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三十棒。太原孚侍立齩齒，峰云：老僧與麼道，合喫三十棒。保福云：作賊人心虛，蕭何致律。五祖戒云：著什來由？又云：不合道末後語，只為箇心之一字錯認光影。

第五十二則則川摘茶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漏逗漢有什麼難見處)川云：若不是老僧，洎與龐公答話。(是則是，忒煞不近人情)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劈口便掌)川不管。(也是不近人情)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好與一掌)川亦不管。(也是不近人情)士喝云：這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引得狼來屋

裏痾)川拈茶藍便歸。(賴有末後句，若無末後句，誰敢喚作則川)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疆封，不能同生同死。(雪竇也是據欵結案)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未免旁觀者哂)

師云：雖然，只是打淨潔毬子也打得好，末後為什麼却不答他話？作家相見，有始有終。有者道：洎與龐公答話，被公作亂一上，識法者懼。則川所以如此。雪竇道：只解把定疆封。且莫向雪竇句下錯會。你且道：則川是答他話不答他話？若會得去，拍拍都是令。或有向你道：作麼生是則川把定疆封處？作麼生對他？雖然恁麼拈，不許恁麼會。殊不知：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

第五十三則雲門裂破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道什麼？)門云：裂破。(南瞻部洲，北俱盧洲。)雪竇彈指三下。(也是隨語生解。)

師云：挑囊負鉢，撥草瞻風，到一方一所，見有本分正眼宗師，放下複子，便與他老漢錐劄，看是如何，可住不可住。這僧致箇問端，向一言道盡處，問他雲門。這老漢不忙向道：裂破奇特。雲門有如此機鋒，亦要這僧不向情解上見，故如此答。後來雪竇恁麼，也不是好心。

第五十四則睦州鉢囊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兩重公案)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放憨作麼)雪竇呵呵大笑。(猶較些子)

師云：睦州尋常機如掣電，有衲僧巴鼻。這僧如此問，睦州如此答，且道與雲門答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別，佛法有兩般；若道是同，為什麼問處則一，答處兩般？須是透到無疑處，方見徹。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雪竇呵呵大笑，是什麼道理？試辨看。

第五十五則雪峰三下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三段不同)峰打三下。(斬釘截鐵)其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同途不同轍)雪竇云：應病設藥，且打三下。(說得道理)若據令而行，合喫多少？(打云：只打一掌。)

師云：尋常聞人說無迷無悟，只是建立，無中唱有，且喜勿交涉。據實見處，晝見日，夜見月，未必為奇特。三下三掌，若喚作棒，

有什麼交涉？為什麼只打三下？雪竇道：據令而行。合打多少？放過一著。

第五十六則南泉出世

舉：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行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與別人說即得，與庵主說則禍生。)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世，亦不能去。(果然。)泉聞，令趙州去看。(也須是這老賊始得。)州見便禮拜，(直得風行草偃。)主不管。(沒奈何。)州從西過東，(鳥飛毛落，魚行水濁。)主亦不管。(雪上加霜。)州又從東過西，(只得恁麼。)主亦不管。(三重公案。)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只得恁麼。)歸舉似南泉，泉云：我從來疑著這漢。(兩箇一狀領過。)雪竇拈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破了也。(扶強不扶弱。)

師云：庵主雖然恁麼，且只會打淨潔毬子，不如南泉、趙州有為人底鉗鎚。古人出一則語，須是頭尾相覆，他一向不管，且道得箇什麼道理？便恁麼，也須是腳踏實地，到那無事處，方始恁麼。趙州見便禮拜，末後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且道勘得他麼？若勘不得，南泉、趙州皆古佛間生，他眼在什麼處？泉云：從來疑著這漢恁麼道，是許他？是不許他？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方知落處。雪竇拈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破，你且道他作麼生是擔板處？試著眼看。

第五十七則欽山恁麼

舉：巖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渾侖吞箇棗)，未審和尚作麼生道(險)？德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拶著這尿床鬼子)欽山擬議(駕與青龍不解騎)，山便打(本合是德山喫)。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也則令行一半，直教氣息一點也無始得)，云：是則是，打我太煞。(賊過後張弓)巖頭云：汝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肘臂不向外)雪竇云：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不妨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知他幾時向鬼窟裏作活計來)？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停囚長智)。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不用說道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果然)；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打云：闍黎也須入涅槃堂始得。)

師云：巖頭擔鋤頭行脚，到處只做園頭；雪峰擔笊籬木杓行脚，到處作典座；欽山將熨斗剪刀針線行脚，到處與人做衣。到箇所住處，三人互為賓主，作小參舉公案，欽山承當不得，後來却到洞山

契證法嗣。洞山舉三人參德山話，欽山致箇問頭也好，被德山一拶，直得忘前失後，德山便打，為他未徹在，灼然是承當不得。欽山既是落節後人，已知德山大開門戶，去這裏胡答亂答，總被生機一拶，諸人又作麼生？欽山歸寮云：是即是，打我大瞼。巖頭云：汝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雪峰、巖頭欲識，拽過教乘，這漢依前擔板。巖頭若不是蘊藉將來，爭解恁麼道？大凡拈公案，須是見得破公案，識得縫罅。雪竇解把定放行回轉，拈得不妨有通變處。翠巖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一口氣？大溈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溈即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拈棒？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溈山是？會麼？橫按鍫鋤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第五十八則玄沙問僧

舉：玄沙問僧：近離什麼處？(也要知他來處。)僧云：瑞巖。(這僧徃往舉瑞巖話去也。)沙云：瑞巖有何言句？(第二杓。)僧云：長喚主人公。(還識羞麼？)自云：喏！(弄泥團漢。)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自瞞了也不知。)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若不別識，爭辨真偽？)却云：何不且在彼中？(事生也。)僧云：瑞巖遷化了也。(死而不弔。)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作什麼？)僧無對。(打云：由在。)雪竇云：蒼天！蒼天！(好一坑埋却。)

師云：且道古人三十四年喚作什麼？無人識得他，却喚作弄精魂。有云：昭昭靈靈建立，且喜勿交涉。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唯有玄沙、風穴會得好。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玄沙云：甚奇特。既是弄精魂，為什麼却有奇特？如今還喚得應麼？這一句奇特，這裏著得一隻眼，親見瑞巖。所以雪竇云：蒼天，蒼天。

第五十九則長慶羚羊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掛角時如何？(闍黎亂走作什麼？)慶云：草裏漢。(果然)僧云：掛角後如何？(你還識得渠麼？)慶云：亂叫喚。(草繩自縛)僧云：畢竟如何？(蒼天蒼天)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拈一放一)雪竇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錯下名言)長慶較些些子。(未夢見在)有般漢，設使羚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正說著闍黎)

師云：長慶自悔話。後悟云：苦哉！苦哉！疑我十五年。後因捲簾，悟道有言云：我有一棒到你，你也須知來處始得。舉雲居六六

三十六，趙州九九八十一，長慶勝如趙州雲居底。雪竇道：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長慶較些些子。意在提向上事，長慶是箇中人。

第六十則圓明示眾

舉：德山圓明示眾云：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依樣畫猫兒)。寒則普天普地寒(蒼天蒼天)，雪竇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瞎)？熱則普天普地熱(更添怨苦)，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也有些子)。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無轉身處)。什麼處得一指頭禪(打云：在這裏)？

師云：德山第九代圓明禪師有時上堂，舉一則語，可謂驚羣。一日，上堂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以拄杖一時趁下。諸公看他示眾如金如玉相似，此一則公案亦好。雪竇見，便要穿圓明鼻孔，末後句可謂得大自在。

第六十一則南院諸聖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入地獄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分得一半。)僧云：和尚作麼生？(好與三十棒。)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放過這漢。)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向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却不瞞人。)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莫道不知來處好。)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須然錦上鋪花，爭奈靈龜曳尾。)

師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古人向虎口裏橫身為人，第一機裏將金剛王寶劒斬斷了也，爭奈不會，當時這裏著得一隻眼，不妨奇特。雪竇云：令合是這僧行，爭奈拂子在和尚手裏。當時喚回打一拂子，隨手打云：瞎。

第六十二則雪峰相見

舉：雪峰示眾：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隔)，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隔)，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隔)。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也要驗過)？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雖然如是，也是靈龜曳尾，何不與麼去)。雪竇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定(若是雪峰把定，雪竇也無出氣處)。忽有箇衲僧出，未審雪竇作麼生(竿頭有

意)？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爭奈淺水無魚)？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徒勞下鈎)？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持鉢不得，詐道不饑)。

師云：且道雪峰垂此一鈎，佇望多少事，却被無出頭？所以他只得恁麼道，也是喪車背後掉藥袋。二人是他屋裏人，相見處也不妨奇特。雖然如是，也是靈龜曳尾。或有箇出來問雪竇：作麼生？不免德山令行一半。當時雪峰會中，一時偎刀避箭。

第六十三則國師淨瓶

舉：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頂上有圓光的不是。)忠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光現也。)僧將淨瓶至，忠云：却安舊處著。(兩頭三面。)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伶俐衲子。)忠云：古佛過去久矣。(不免打葛藤。)雲門道：無朕跡。(猶較些子。)雪竇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爭奈拗折拄杖子。)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賴有末後句，若無末後句，何處有雪竇也？)

師云：古人豈是辜負人？若咬得破，一切處都是。如人解射，箭不虛發，步步俯就為人，當時不過淨瓶，合作得箇什麼？雲門云：無朕跡。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雪竇扶忠國師一半，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第六十四則茱萸看箭

舉：趙州訪茱萸(兩箇老賊)，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干戈相待)。州云：看箭(兩箇無孔鉄鎚)。萸云：過(可惜許)。州云：中(死)。雪竇拈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隨[毳-炎+委][毳-炎+叟]作什麼)；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索性恁麼判斷)。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垛漢(這箇垛子不堪射，是中是過？僧云：是過。便打)。

師云：趙州老漢行脚，到處繞鬧。纔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討箇住處？(云云)。及到茱萸，如前問(云云)。又舉探水話，雪竇拈云：只消箇二俱作家，末後太慈悲。若道知是慈悲，不知是毒藥。何故？聞道看箭是作家，一云過，一云中，是不作家。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垛漢(云云)，不妨難射。引三平見石鞏頌云：解擘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為伊途路得，所以不全身。法燈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云云)。引石鞏問西堂：你還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一下。鞏云：你不會捉。堂云：師兄作麼生捉？鞏云：你近前來。堂近前，鞏遂扭堂鼻孔云：恁麼捉虛空始得。

第六十五則臨濟赴齋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又有兩箇老賊。)濟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不妨奇特。)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更參三十年。)化踢倒飯床，(手忙脚亂作什麼？)濟云：大麤生。(猶有這箇在。)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却好與一掌。)濟休去。(可惜許。)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云：麤刺。只云：一般。)濟復問：今日供養何如昨日？(又恁麼去。)化又踢倒飯床，(孟八郎漢。)濟云：大麤生。(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麤細？(也須盡情始得。)濟吐舌。(放過即不可。)雪竇拈云：兩箇老賊喫飯也未了，(也須是正賊驗過始得。)好與三十棒。(你替他喫棒。)令雖行，且那箇是正賊？(山僧不是。)

師云：引普化搖鈴因緣，毛吞巨海(云云)。出維摩經云：住不可思議大解脫菩薩，為復神通(云云)。化踢倒飯床，作麼生會？須是大解脫人始得。若是粘皮著骨，決不奈何。臨濟、普化，佛法爭得如今盛行？雪竇道：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且道什麼處是不了處？三十棒賞罰分明。且道那箇是正賊？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舉三聖瞎驢話，大溈秀云：古人忍死待來，因什麼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由斯父子情忘，遂致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一僧參臨濟，未人事，乃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僧禮拜，濟云：這賊。僧亦云：這賊。便出去，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在後侍立，師回問：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主家有？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什麼處？座便出去，濟云：莫道無事好。南泉云：官馬相踏。

第六十六則三角示眾

舉：三角示眾云：(不免打葛藤。)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瞎漢。)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無孔鐵鎚。)角云：蹉過。(也是當機不辨。)谷便掀倒禪床。(且道明箇什麼邊事？)角便打。(箭鋒相拄，猶較些子。)雪竇拈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什麼處是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拈向一邊，且道是蹉過不是蹉過？)有僧問：眉毛為什麼不眨上？(你與他同參。)雪竇便打。(自領出去。)

師云：南泉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云：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云云)。舉三角示眾云(云云)：一出一入，一挨一拶，如人把手上高山，未免旁觀者哂。這裏若爭勝負，有得失，卒摸[打-丁

+索]不著。要辨不辨底機，要會不會底事，須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始知得此公案非雪竇拈，其餘人難為拈掇。眉毛未曾眨上，正好參究。

第六十七則巖頭跨門

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好箇消息)山便喝(可惜許)，巖頭便禮拜(也未是好心)。洞山聞云：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旁人具眼，爭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也不得放過，爭奈已敗闕了也)。雪竇拈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也有些子)。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豁老(而今爭奈闍黎何)。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不免說道理)。

師云：德山、巖頭初相見，便以此問問他(云云)，巖頭禮拜有些子諝訛，作麼生會德山休去？又舉托鉢話(云云)，又且道這休去如何？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他父子相投，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雪竇要勦絕他，作麼生是衲僧門下各有一坐具地縱橫自在？所以道：我為法王，於法自在。

第六十八則太原顧視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峰，才到法堂，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好與三萬六千棒)。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也是將錯就錯)。孚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悞和尚。(第二回重納敗闕)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可惜放過)雪竇云：果然。(遭他雪竇點撿)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悞處？門便打。(更不消得)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峰。(山僧一時悚然)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猫兒屎孔眼)

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吾有正法眼藏，付與摩訶大迦葉。蓋為黃河從源頭濁了，所以如此。且孚上座至看知事，若是向上人，舉著便知落處。太原孚一覷，有底道：努眼光。古人意不在與麼。若無奇特處，雪峰肯許他。尋常口似懸河，作麼生便休去？不見道：通方作者，相共證明。又云：是賊識賊。呈眼光一下，似則似，猶隔一重在。引去堂前峰指日，他為什麼却擺手？有般人見指日，便道：光明烜赫。雪竇道：果然。雪峰不打。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悞處？雲門為什麼却打？這僧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第六十九則雲門三病

舉：僧請益雲門、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挃(合得多少麻滓趨末)。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酌然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酌然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瘂(酌然患瘂)。僧於此有省(也須是鑽破混沌始得)。雪竇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如今有底，或拈槌竪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只者便是譖訛處)。還會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打云：有什麼難奈何處)？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也是第二機)？以拄杖一時打趁(放過一著)。

師云：地藏云：桂琛見有口眼耳，和尚作麼生接？沙云：你去。又僧問：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沙云：許。僧珍重！便行。舉：法眼云：我聞先師舉三種病人話，我便會。如今人只為言語所隔，不能會。雪竇末後道：若不奈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殊不知雪竇已是盲聾瘖瘂了也。

第七十則鼓山示眾

舉：鼓山示眾：若論此事，如一口劒。(道什麼？)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斬)如何是劒？(是則是，無出身處。)山云：拖出這死屍。(兼身在內。)僧應喏，歸衣鉢下，打疊便行。(左之右之，不妨是姦人細作，劒在什麼處？)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若在，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座云：當時便去也。(賴是靈利衲僧。)山云：好與三十棒。(人人盡道賊過後張弓，爭奈現成公案。)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往往不能坐天下人舌頭。)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且道賞得箇什麼？)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撿將來，未免一坑埋却。(打云：已埋了也。)

舉鼓山九重城裏聖箭話(云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須知鼓山不跨石門底句。舉示眾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得奇特，此喚作弄泥團漢。且道死屍在誰邊？劒在阿誰邊？若這僧有權有實，有殺有活，也大譖訛。鼓山當時合打，為什麼不打去了，却問首座方打？雪竇恁麼拈，且得不錯會。若有得有失，雪竇一時埋却則且置，雪竇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第七十一則睦州毛端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那裏得這一落索來)陵云：和尚問誰？(過)州云：問長老。(中)陵云：何不領話？(兩重三重舊公案)州云：我不領話，汝不領話。(兩箇都盧鐵面皮)雪竇拈云：墮也，墮也。(放過即不可)復云：這箇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打云：也與劃斷了也。)

師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和尚問誰？也不妨奇特。作麼生摸[打-丁+索]？他當時若不是睦州，難奈何他。云：問長老！且道畢竟勘得破勘不破？武陵畢竟辨得辨不得？和尚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汝不領話。太煞諵訛。如鏡清問僧：近離什麼處？云：石橋(云云)。若人透得這一重，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睦州辨得他，一出一入，絲來線去。一等是打葛藤，不妨奇特。雪竇拈云：墮也！墮也！只消箇墮也一句。何故？師子返躑，武陵功不浪施。末後復云：這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鈆刀一割。

第七十二則仰山坐次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鼈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這弄泥團漢，通箇消息，不妨奇特，只恐有頭無尾)山下禪床，打四藤條(也須是截鐵斬釘始得)。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四下(言猶在耳)？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打云：是幾下)。大禪佛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少賣弄)山云：打鐘著。(須是與他本分草料)禪便走(三十六計)。雪竇云：這漢雖是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也是據欵結案)

師云：當時若不見機而變，何處叓有大禪佛？闍黎只管喚作什麼？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什麼是見機而變處？你若手忙脚亂，老僧在你脚底下。舉：歸宗下亦有大禪佛云：我悟也，我悟也，師姑元是女人做。鼈一足云：且道是什麼消息？若不是脚踏實地，爭敢輕開大口？拈：仰山著力處，藤條未到折(云云)。後到霍山，至走入來，要辨主人家。霍山若辨他作家相見，須是恁麼去打鐘著。且道見箇什麼道理便走？蓋伊識得主人家，所以便行。雪竇道：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這漢見機而變處，是有頭無尾處，須是自點撿子細始得。

第七十三則智門般若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硬糾糾地。)門云：蚌含明月。(通身是眼覷不破。)僧云：如何是般若用？(爛泥相似。)門云：兔子懷胎。(通身是口說不得。)雪竇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家邦。(是即是，德山門下即得。)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作麼生是丹霄獨步？)

師云：北塔因緣。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據古人得箇妙處，一言一句，為人不妨奇特。雲門下尊宿，一句是三句。北塔既究到這裏，後人只管粘皮差骨。昔日雲門北斗話，并祚和尚般若體話，眾中浩浩地商量。今時人或聞一句半句，不以為事。蚌含明月。乃中秋月夜，蚌含月光以生珠。盤山垂語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盡十方世界，只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雪竇云：非唯把定世界(云云)。兔子懷胎。兔子無雄，中秋月夜，吞月光而孕。從口產子，答得安貼家邦。舉體露金風。鉢裏飯，桶裏水，銀椀裏盛雪珊瑚，枝枝撐著月。宗師眼目，須至如此。復舉玄沙示眾云：十方世界，不漏一絲毫。

第七十四則烏臼參堂

舉：烏臼問玄、紹二上座：近離什處？(一口吞盡。)僧云：江西。(不妨好箇消息。)臼便打。(是則是，太麤生。)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賴是知落處。)臼云：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還容得人擬議也無？)僧擬議，(果然恁麼去。)臼亦打。(作家宗師就中難得。)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自達磨西來，唐土討一箇也難得。)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能取譬喻。)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故是杜撰長老。)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便作座主見解。)

師云：烏臼乃馬祖下名望尊宿，玄、紹二公亦是通方作者，錄中有問答因緣(云云)。復舉：公案便打，過在什麼處？須是情盡見，除無依倚，方見他古人全機處。玄、紹二上座也識破也，便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作麼生是他機要處？參堂去！有什麼共語處？直須是情盡，此是本分草料，難為咬嚼他通方作者，方知落處。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云云)。參堂去！若作無語會是錯，此公案是從上提綱者格則。雪竇云：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有一般漢(云云)，雪竇破人情見。有云：拈棒便打處，是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錯會了也。

第七十五則雪峰天使

舉：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和尚得恁麼耳目長。)僧云：不敢。(只管喫棒。)峰云：爭解恁麼來？(果然拈起拄杖子。)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已是放過了也。)峰云：汝猶醉在，出去。(放行此令。)僧便出。(果然。)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云：是什麼？(且道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箭鋒相拄。)峰云：這漆桶。(天下衲僧跳不出。)僧無語。(可惜許。)峰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殺人不眨眼漢，更賣弄好手。)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撞着箇作家。)峰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道：是什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奪却雪峰槍頭子。)清云：成何道理？(扶強不扶弱。)峰云：我恁麼及伊，汝又道據欵結案；他恁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有不得？(雪峰拄杖子被鏡清奪了。)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智過於師，方堪傳授。)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酌然。)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大有人恁麼會。)毒藥醍醐，千載龜鑑。(何止千載，盡未來際風行草偃。)還會麼？這漆桶。(咄！便打，還我話頭來。)

師云：這僧作貴官來，捨緣出家行脚。峰云：汝猶醉在。尋常雪峰為人，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故云：盡大地撮來如米粒大。豈不是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雪峰恁麼道，且道這僧什麼處是構雪峰處？　復舉二僧到雪峰托庵門話，彼中末後無語却毒，這裏末後有語却傷鋒犯手。是時鏡清作侍者，辨得他賓主相見處，雪峰拈問鏡清：一開一遮，一收一放，峰折倒他不下。豈不見道：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清云：成何道理？何故雪峰道即有分，者僧道即無分？峰云：我恁麼及伊，又道據欵結案；他什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有不得？鏡清便與念呪一遍，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云云)。千聖傳來不墮諸數，直須獨脫一切處羅籠不得。若謂得去，天下衲僧被你一時穿却鼻孔。又趙州道：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又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出去！這漆桶何處是抑下悚人？舉龜鑑事，末後撮作一束，教人易會。

第七十六則大隨普賢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不可不知去處。)僧云：峨眉禮普賢去。(峩眉去即便休，禮拜普賢作什麼？)隨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事生也。)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元來是屋裏

人。)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鈍滯殺人。)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辨取。(也是衲僧茶飯。)

師云：大隨參六十餘員善知識，在福州安禪師會下作板頭二十年(云云)。大隨竪起拂子，僧畫一圓相。這僧是溈仰下禪客，畫圓相拋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大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他，是賞是罰？是肯他是不肯他？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舉：外道論義，負墮即斬。若會雲門意，識得大隨、雪竇。

第七十七則雲門新羅

舉：雲門問新羅僧：汝是什處人？(既知，更問作什麼？)僧云：新羅人。(實頭人難得。)門云：將什麼過海？(是他始得。)僧云：草賊大敗。(猶較些子。)門云：為什麼在我手裏？(第二杓來也。)僧云：恰是。(也較些子。)門云：一任[跳-兆+孛]跳。(可惜許。)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為什麼在我手裏？(也是停囚長智。)恰是。劈脊便打。(打云：也不移一時。)

師云：且道打他作麼？若道是過，眉鬚墮落。這箇驗人，這僧也是作家，將什麼過海落在第二頭？

第七十八則北禪資福

舉：北禪問僧：近離什處？(與前一般。)僧云：黃州。(不可不實頭。)禪云：夏在什麼處？(更饒一路。)僧云：資福。(有事相借問。)禪云：福將何資？(入草也。)僧云：兩重公案。(也不得放過。)禪云：爭奈在我手裏。(却似雲門弟子相似。)僧云：在手裏即收取。(與新羅僧同參。)禪便打。(作家宗師，天然有在。)這僧不甘，隨後趁出。(盡令而行，始是本分。)雪竇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也不消得據欵結案。)還知這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直饒解顧前後，打了也是趁出。)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打云：未折在。)

師云：北禪是雲門弟子，福將何資？大凡勘辨，須是趯翻方勘得，爭奈在我手裏，所以道生擒活捉。

第七十九則睦州示眾

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也有些子)，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正令當行)，復召大眾，眾回首(龍頭蛇尾)，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是則是，忒煞不近人情)？黃蘗和尚大眾方集，以拄

杖一時打下(也是正令當行)，復召大眾，眾回首(兩重公案)，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摸[打-丁+索]不着)。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也是山僧曾道來)。若據雪竇眾集一時打下便休(有什麼絡縗，有什麼諝訛)，或有箇無孔鐵鎚為眾竭力(也未是闍黎分上事)，善能擔荷(只恐承當不得)，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雪竇驀拈拄杖云：(險)放過一著(龍頭蛇尾作什麼)。

師云：睦州嗣黃蘗、雲巖，在百丈二十年為侍者，後嗣藥山。到藥山，山問：百丈有何言句舉前話？至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山云：有此奇特事。睦州會拈，先去頭邊道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眾回首，丈云：是什麼？又拈猶較些子，睦州意作麼生？這些子全機提來硬糾糾地，雪竇善擔荷。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且道雪竇前頭為人？後頭為人？無事試定當看。

第八十則玄沙圓相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是即是，太煞起模畫樣生。)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撞見作家，也須分明舉似。)沙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中作活計。(此猶是天下人摸[打-丁+索]不着處。)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渾無丈夫氣息。)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被他奪却槍頭了也。)山云：和尚恁麼道得，某甲恁麼道為什麼不得？(只管喫棒。)沙云：我得汝不得。(識什麼好惡。)雪竇拈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只如雪竇又作麼生打云：人人出這箇不得。)

師云：備頭陀作一圓相，直須子細參究，直是奇特。只恐你錯會，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若透得過，方知玄沙重重慈悲，粉骨碎身，此恩難報。舉：玄沙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云云)相似，我得汝不得，赤心片片。舉：外道問：佛說不定法公案，正是這箇樣子。直是絕情塵意想，不拘是非得失，打得脫落洒洒地，然後可以與此相合無悞。

第八十一則南泉賣身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奇怪)一僧出眾云：某甲買。(釣得一箇)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太煞諝訛)僧無語。(可惜許)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收)禾山代云：是何道理？(不得翻欵)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此語最毒)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直饒肯，也是堦下漢)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

(少賣弄)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看雪竇有什麼伎倆)別處容和尚不得。(將為多少奇特)

師云：著槽廠去客作擔板漢。臥龍道：和尚屬某甲。禾山云：世間無比。趙州驟步濶脚，拳踢手搦，難為摸[打-丁+索]，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所以古人道：向上提綱，非情塵所測。雪竇道：別處容和尚不得輸機，慶藏主猶自貶剝他。

第八十二則茱萸一橛

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兩箇三箇，成羣作隊作什麼？)還有虛空裏釘得橛麼？(這老漢熱發作什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已是隨語生解了也。)萸便打。(好打！)靈云：莫錯打某甲。(猶自口喃喃！)萸便休去。(可惜許！)雪竇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赶出。(堪作什麼？且道意在什麼處？)

師云：舉香嚴上樹話，舉溈山有句無句話。古人踏著上頭關棙子，不慚為人通箇消息，是奇特處。靈云：虛空是橛。雖然為眾竭力，爭奈禍出私門？莫錯打。某甲臨危不變，始驚羣胡釘鉸見趙州。只這縫尚不奈何，是這般底正好打。若明此意，千千萬萬人羅籠不住。

第八十三則夾山生死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語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只得一邊)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也只得一邊)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這漢自家金剛王寶劒在什麼處)，夾山問云：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作家宗師)夾山云：那箇親？(猶自不惺惺)梅云：且去，明日來。(兩重三重)夾山來日又問(云云)，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直得雨淋頭)夾山後住院，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貧兒思舊債)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也須是八面受敵，不妨玲瓏)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且道打他作什麼)，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已在言前，不勞重舉)

師云：且道大梅打他作麼生？二人同論生死為大事，研窮要到極則處。不見永嘉道：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夾山明日又上來問：有多少諝訛？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似馬前相撲，却推在夾山身上。辨龍虵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機不全。

第八十四則保福羚羊

舉：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險)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三千里外望風啟告)雪竇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隨邪逐惡作麼？直下未夢見在。)

師云：明眼漢沒窠臼，不將實法繫綴人家男女，直得似羚羊掛角相似，方為得人。無聲色，無蹤跡，亦摸[打-丁+索]不著。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有咬猪狗底手脚，明剝剝地，所以雪竇恁麼拈。

第八十五則巴陵祖意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同則總同，別則總別。)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也是說道理。)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不同不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也是說道理。)雪竇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爭奈水乳不分。)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自利利他即得，瞞人自瞞未得。)若點撿分明，管取解空第一。(已點撿了也，還有解空底麼？)

師云：舉座主問白馬、夾山事，此箇公案須是具眼底人方解見透。巴陵、睦州宗既不同，為什麼答處皆顯？英靈衲子試請辨看。

第八十六則趙州答話

舉趙州示眾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慣開飯店子，不怕大肚漢。)時有僧出作禮，(也是作家。)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引得箇墼子。(若不得這老漢，爭辨得他真偽？)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這老漢出世也為人，眼在什麼處？)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打葛藤去也。)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與這僧同參。)云：汝去不得。(趙州再生。)法眼云：我會也。(你道真箇會，只是詐明頭。)知。雪竇云：靈利漢聞舉便落處。(兩箇俱詐明頭。)雖然如此，放過覺鐵觜。(若不放過，向他道什麼？)大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塼引墼？(若是雪竇拋塼，引得箇什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看雪竇分踈不下。)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爭奈杓柄在他手裏。)

師云：德山小參不答話，與趙州小參答話，是同是別？又法眼問覺鐵觜(云云)，又法眼是會來故問，要驗覺鐵觜舉庭前栢樹子話，有者錯會無？庭前栢樹子話，舉喻是什麼人去得？云：某甲去得。云：汝去不得，更隔不得，若稍遲鈍即不是。法眼云：我會也。飲氣吞聲，因什麼引得箇墼子？雪竇弄險，末後忒煞老婆心切。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第八十七則鴈源辭師

舉：鴈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已喫三十棒了也)。祖云：子欲作佛去(是何心行)？源云：某甲不解揑目(賓主俱失)。祖云：吾不如汝(前箭猶輕後箭深)。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若不是雪竇，也辨他不出)。諸人要識鴈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未為分外)。

師云：這漢禮拜了便休，更畫圓相作什麼？有云：建立且喜勿交涉，吾不如汝。此語最毒，寧可喫劒。某甲不解揑目，是來言不豐。

第八十八則溈仰田中

舉：溈山問仰山：什處來？(箭鋒洎險不可拄。)仰云：田中來。(有話在。)溈云：田中多少人？(不問爭知。)仰插鍬子，叉手而立。(撞壁磕墻，好劈耳掌。)溈云：南山大有人刈茅。(左轉右轉。)仰拈鍬子便行。(雖然見機而變，已與三十棒了也。)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踏倒鍬子。(已是第二頭。)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舀斗。(果然。)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大有人恁麼卜度。)招喚：某甲。(瞌睡漢。)僧應：喏。(寐語作麼？)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雪竇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也分踈不下，還有跳得出底麼？也不消踏倒鍬子便行。)

師云：仰山插鍬叉手，溈山當時好與劈胸一踏。養子之緣，只道得箇南山大有人刈茆。玄沙道：我當時若見，便與踏倒鍬子。鏡清道：不奈船何，打破舀斗。舉：德山四家錄清八路事，會八面受敵。明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這箇為之向上轉。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亦不走向兩頭，亦不坐斷兩頭，道得有出身處，又明得出古人意，活鱍鱍地如虎戴角相似，雪竇一時拈却了也。仰山被溈山(云云)，還有救得仰山底麼？打云：過。

第八十九則雪峰覆船

舉：雪峰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覆船。(可惜許。)峰云：生死海未渡，為什麼覆船？(這老漢持聾作痘作什麼？)雪竇代云：久響雪峰，待者老漢擬議，拂袖便打。(好與三十棒。)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打葛藤。)僧再至雪峰，舉此語，(傳言送語漢。)峰云：此不是你語。(驗破了也，一場懊懼。)僧

云：是覆船恁麼道。(果然。)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閻黎事。(閻羅王不吞鐵丸，諸鬼不怕，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妨奇特。)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鬧市裏有一箇半箇，還辨得麼？)

師云：藥山化主到甘贄行者(云云)，灌溪到末山(云云)，古人持聾作痘驗人。雪竇云：久響雪峰(云云)，有雙關意，有擒雪峰底鉗鎚，又有出覆船底活路。雪峰作麼生便知是覆船語？我有二十棒(云云)，二十棒自喫。為人底宗匠，不惜眉毛，能區能別，能殺能活。

第九十則保福扶犁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面前背後)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面前背後)據二老宿，總未得勦絕。(二老宿且置，閻黎又作麼生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畢竟由阿誰)慶良久，(蒼天蒼天)福云：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這些子，天下衲僧若知，便請丹霄獨步)慶云：你作麼生？(理長即就)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當時也好與一拶)雪竇云：俱亡未亡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拄杖在什麼處)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用免作什麼)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泥裏洗土塊，尖上更加尖)

師云：盤山垂語(云云)。釋迦老子常光一尋，諸人有多少？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這些子不妨難會，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當時也好向他道：也是鬼窟裏作活計。若參得出，親見保福。雪竇拈云：酌然能有幾箇？這裏有箇好處，末後著箇理論，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你且道是為諸人拈？且道是明長慶？且道是明保福？且道是明盤山？且道是明洞山？若知得落處，放行也由你，把定也由你。

第九十一則大梅鼯鼠

舉：大梅聞鼯鼠鳥聲，謂眾云：即此物，非他物，(自領出去。)汝善護持，吾當逝矣。(自帶累猶可，累他作什麼？)雪竇云：這漢生前莽鹵，死後顛頇。(也有些子。)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打破漆桶與你相見。)還有分付處也無了。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正在萬里崖州。)

師云：大梅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

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師忽一日上堂云：來莫可抑，去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鼯鼠鳥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言訖示滅。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即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方出沒？鼯鼠乃生死鳥也，什麼處是葬鹵處？是何物？雪竇與你提開。

第九十二則趙州般若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道什麼。)慈云：般若以何為體？(蹉過也不知。)州呵呵大笑。(天下衲僧跳不出。)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為體？(穿過了也。)州放下掃箒，呵呵大笑。(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殺得人，活得人。)大慈還識麼？(莫管大慈，只諸人識麼？)直饒識得，未免喪身失命。(闍黎性命在什麼處？)

師云：杭州大慈和尚嗣馬祖。一日，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笑大慈不是好心。至來日，大慈要拔本，問趙州：般若以何為體？州放下掃箒，笑用攙旗奪鼓，手脚用得滑頭。

第九十三則德山托鉢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前。雪峰見，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山便回。(且道：是什麼心行？)峰舉似巖頭。(是箇漢始得。)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一箇太慈悲，一箇太落草。)山聞，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你不肯老僧那？(也是這兩箇老賊始得。)巖頭密啟其意。(你且道：當時說什麼？)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王三許與李八商量。)巖頭到僧堂前，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也是火裏人作伴。)雖然如是，只得三年。(靈山授記，未到如此。)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過在什麼處？)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雪竇眼更親。)諸人要識末後句麼？(雪竇錯下名言。)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頭出頭沒，還我金剛王寶劒來。)

師云：張無盡頌：鼓寂鐘停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德山無語，最毒。舉：溈上座來參，問：或若心境一如底人來時如何？(云云)。舉：三聖參，云：不用展炊

巾。(云云)。設有(云云)，休去。舉：公案了，巖頭云：大小德山下。(云云)。當時若作雪峰，向他道：什麼免得巖頭此語？且道是德山會不會？巖頭密啟其意：此語好參。明招恁麼道，要免巖頭話，又却遭雪竇點撿。雪竇道：明招則具一隻眼也明在。何故？不合平地上起骨堆。什麼處是只具一隻眼處？什麼處是巖頭識破處？有底只管去今日明日處作活計。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也是靈龜曳尾。

第九十四則雪峰古鏡

舉：雪峰一日見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這老漢平地上起骨堆作什麼？)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已落他絡縗了也。)峰云：瑕生也。(是兩箇草裏漢。)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猶較些子。)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恁麼去。)雪竇云：好與三十棒。(過在什麼處？)這棒放過也好。(元來識進退。)免得將錯就錯。(也是將錯就錯了也。)

師云：古鏡濶一丈(云云)。人人有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入理深談。峰云：瑕生也。雪峰為人在什麼處？看他三聖作家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他頂門具眼，用本分作略。大丈夫漢須至恁麼，不入虎穴，爭奈虎子？雪竇拈出來，要人共知云：好與三十棒。又云：放過也好。且道是什麼道理？

第九十五則洞山衣鉢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鈍滯祖師。)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自救即得。)且道什麼人合得？(他不曾作這般去就。)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力盡神疲。)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且道他具箇什麼眼？)洞山深肯。(好與三十棒。)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酌然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用祖師衣鉢作什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用入門作什麼？)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闍國人來，且欵欵地將去。(只如闍黎還見祖師衣鉢麼？)

師云：五祖當時也是將錯就錯，權且分付，等他道：本來無一物，好劈脊便打。作麼生合得他衣鉢？雪竇向頭上道：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設使將來，他亦不要皆下語(云云)，善取不如惡取。今時人越道：奇特語展轉不是(云云)。雪竇云：將來底必應是瞎。山僧道：真箇瞎。意作麼生？若向這裏得脫去，相次得他衣鉢也。

第九十六則投子三星

舉：僧問投子：依俙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也是鹽鐵判官)，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自屎不覺臭)？子云：道什麼(可惜許)？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招得他什麼道)？子云：閑言語(洎合放過)。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酌然)，若點撿將來，直是天地懸隔(只為他不用本分草料)，纔問和聲便打(也是第二頭)。師云：橫鋪三點，應天上之星辰；偃臥一鈎，表海中之明月。舉：僧問龍牙：如何是本來心？牙云：道者！老僧二十年也無。舉：僧問大覺：龍牙道：老僧二十年也無。意旨如何？覺云：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仁宗皇帝問大覺：有節非干竹，三星遶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詔陽云：大哉！大哉！投子云：閑言語，這語勝如行棒。雪竇云：投子是古佛，須知有行棒底正令，為什麼却道直是天地懸隔宗師眼目？要處辨箇緇素事，須得恁麼。

第九十七則洛浦伏膺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已入他烟焰裏了也)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抓鉤搭[打-丁+索])浦便喝。(猶較些子)山云：住住闍黎，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閃眼便着)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那裏得這一落索來)浦無對。(可惜龍頭蛇尾)山便打。(打得不濟事)雪竇云：這漢可悲可痛，鈍滯他臨濟。(也有些子)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爭奈賊過後張弓)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摑。(雪竇為旁人按劒)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總若便截却舌頭，又作麼生？)師云：洛浦是趙州鑾城人，初參臨濟，濟問：近離甚處？云：鑾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否？云：元安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裏，覓箇不會底人難得。興化為侍者，乃云：和尚恁麼勘僧，如將彈弓就地上彈死雀兒，有什麼用處？濟云：你又作麼生？化云：何不道老僧罪過？後浦為侍者，濟勘一座主，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且道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浦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濟休去。座主去後，濟回却問：適來是你什麼祇對？浦便喝，濟便打(云云)。傳□明初承嗣石樓，住京口，舉公案，爭奈無舌人能解語。興化聞云：但知作佛，愁什麼眾生？有云：臨濟為他致見洛浦如此，殊不知神方秘訣，父子不傳。自是洛浦承當處莽鹵，雪竇忍俊不禁，為他臨濟雪屈。

第九十八則香嚴仙陀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山僧不曾要人點茶。)嚴云：過這邊來。(未解應在。)雪竇云：鈍滯殺人。(也有些子。)僧又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應喏。)州乃曲躬叉手。(也是兩重公案。)雪竇云：索鹽奉馬。(從古判到如今。)

師云：此語在敲磕轉處些子。如何是王索仙陀婆？且道在賓家處？在主家處？若辨得出，方具參學眼。

第九十九則風穴離微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斬)？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隔)。曾有僧問雪竇，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着)？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少賣弄)；傷鼈恕龜，必應有主(須還古人始得)。

師云：寶藏論：語默涉離微。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意雖一般，言有巧拙。語默涉離微，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且道是答他不答他？若道是答他話，有什麼交涉？若道信口答他去，又作麼生得應機去？但於事上覓，莫向句中求。雪竇云：劈腹剜心。又且如何？與趯倒茶爐話同。復拈：因風吹火，別是一家。風穴答話，他隨後答一轉語。傷鼈恕龜，必應有主。臨濟下有四賓主句，全主到來放行，却答他有全主即放行。

第百則古德沙水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打淨潔毬子)。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雖然不是本色衲子，放過一着，只恐不恁麼)。佛祖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却有箇奇特處)？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也是做得去始得)，管取一員無事道人(是則是，猶有這箇在)。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却是箇作家漢)，一般受人商量(和光順物，有什麼難)。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謾得你千箇萬箇)，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走殺閻黎)，亦是一員無事道人(脚跟下已與三十棒了也)。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雪竇方始尋得屋裏路)，然後沒交涉(自知較一半)。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一時赶向無生國裏，閻黎也不要打)。

師云：說禪說道，是什麼熱椀鳴聲？若恁麼說話，無事禪底却有出氣處。畢竟是那箇不堪為師？打疊前後，教成一片，方見雪竇拈

古。你若隨這三箇不唧[口*留]漢，賺殺一生人去，却作麼生？汝等諸人各各討一條活路始得。
佛果擊節錄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